



KB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December 1977

ISSN 0126-6608 80.50 Jenaskah

佳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ISSN 0126-6608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8期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Tal: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88033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小說

喬十三 3 4 鱷圖

情折 3 9 佐漢

殺人電視機 6 5 陳政欣

還珠記 6 8 鍾渝

■散文

家毅的散文 4 9 家毅

細訴死亡·心橋 5 3 謝清

煙窗 5 6 變質岩

■書評

重樓明鏡的冷寂 9 0 張瑞星

■風訊 9 2 編輯室

蕉風月刊

二九八期

目錄

■封面設計：一個詩人的房間 0 牧羚奴

■論述

美國文學：一個比較文學的觀點 0 4 李有成譯

■專欄

文評的局限（賴山舫專欄）1 1 賴山舫

輕描集 1 5 邁克

古風二首（學與思）1 8 鄭百年

讀哀微記（閒思錄）2 8 黃潤岳

■詩

Par Avion 3 0 沙禽

太陽十二行 3 3 西河洲

短詩二首 5 8 南子

貓 6 0 張塵因

古老的井 6 2 樓雨安

海峽的守更人 6 4 周望樺

Henry Gifford 作

李有成譯

美國文學：

一個比較文學的觀點

身為英語民族，我們免不了會養成某種獨特的自覺。英文是好幾種文學的媒介語文，而在這些文學當中，要數美國文學最爲引人注目。不久以前，美國作家和讀者還不肯承認他們的文學是英國文學的附屬品；然而美國文學却依舊隱隱約約地會不斷提到英國和歐洲。……對美國意識而言，比較習慣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美國文學不只容納了英國文學，尙且兼容並蓄，包括至少六、七種的歐洲文學，而現在還繼續向外延伸，甚至遠及於中國、日本、印度等國的文學。這種文化景況已經使美國成爲比較研究的主要中心。如今，由於美國思想、風尚、態度，澎湃地湧進了我們的文明……比較意識已開始在這裏形成了。當代的英國作家與讀者，到處可以發覺這種比較意識的強烈存在，當然他們不會全然歡迎這種情形的。英文本身的廣彙天地，英文裏頭最敏感、最意味深長的部份，已經遭到侵襲：英文中的英女性質（Englishness）開始投降了。如今，想要忽略美國文學已經完全不可能了，美國文學越來越替

我們定下步調，而且進一步決定我們文學的方向了。今天的英國詩就從美國詩中獲得不少衝激。我們的社會思想也逐漸衍生自美國的思想模式。今天，任何一位聰明人都應該充份了解美國文學的長短處，更何況是英國人。

眼前就有一個大好機會，同時也是一種義務。大體而言，我們分享着共同的遺產，我們有義務去了解，詮釋，乃至於評斷美國文學。這一切之所以跟英國作家和讀者密切相關，不僅是由於美國的進步，使她負擔起那麼多影響整個世界的課題，同時也是因為美國的衝激，使教育我們感受、引導我們思想的語文開始動搖了。我們必須認清正在發生的一切，否則巨大的改變到來時，涉身其中的我們只能情感受困而已。「英文必須保存下去」——英文……應該是海外許多新的變異英文的對手。我們必須了解美國文學，不然英國文學很快就會變得無可寄望了。一個文化倘若對外邊所發生的一切不屑一顧，這個文化馬上就會落得狹窄粗俗，乃至於式微了。

英美之間的特別關係——至少在文化上這是個事實——相等地也給了我們一個好處。英國讀者不僅從中獲得思想與感受的新幅員，而又不必為這片新幅員而感到困惑。此外，這個好處也摧毀了英國人的自滿，以及積習已深的粗鄙與自負（也許這才是實質的收穫）。這些痼疾會經教安諾德（Matthew Arnold）痛苦不堪，幾乎造成我們十九世紀中期的文學，較之十七世紀的文學要來得偏狹。良機與危機是並行的。未來幾十年的英國文學，可能很容易就會和美國的文學潮流匯合。英國文學也有可能起而接受挑戰，從根本上透視自身的性質、傳統（曾經塑造英國文學，現在依然可以召回的傳統）、以及分歧出來的美國文學傳統。這樣對於在單一文學中的這兩種文學，在在都是有利的。

在想像文學中，美國意識的趨勢與英國意識的趨勢截然不同。美國意識常常趨於極端，其躁急的絕對論在別國的文學中不是沒有（例如法國的古典時期），但是在美國，這種躁急的絕對論就缺乏公認的傳統所應有的穩重。在許多方面，美國式的躁急正好與英國式的克制相反（英國式的克制本身已經是種逐漸消逝的特性了）。幾年前，美國批評家蔡思（Richard Chase）曾經比較過維多利亞小說和美國小說。他認為維多利亞小說中那種「實質的神智清明」和「平穩的判斷力」，與美國小說中的「隔離、矛盾和混亂」剛好成一對比。蔡思正確而合理地區分了十九世紀的文學，這樣的區分即使在今天仍有它的價值，雖然現在英國人的想像力，已不盡如他所說的合於規範了。儘管從遠處看來，或許英國文學正在脫離舊有的軌道，但明顯的差異本已存在，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存在。英國作家比較不擅於描寫暴力；即

使他願意耽溺於暴力，恐怕是爲形勢所逼，純粹是爲了要趕上歐洲的戰時經驗而已。彷彿所有的現代都市都在向芝加哥有樣學樣的，暴力確實反映了都市生活的罪惡；但是暴力也反映了某個抽象的意念，那就是美國式的人類景況。

始自清教時代，美國文學的特徵就有所修正；可是在許多美國文學作品中，仍然保留着足夠的連續性（continuity），使美國文學不盡合於英國人的期盼。就美國人來說，他們越來越覺得，殖民地之前的英國文學和他們並沒有甚麼直屬關係。美式英文特有的節奏與聲調，應該視之爲一種新的現象；而美國人的演說辭也應有自己的韻律。雖然英美文學看似會滙合交流，但是路線已改，美國文學早在前頭領着英國文學了。

當然，在大學時代，英國學生一定會讀到美國現代文學。美國現代文學就像是面對面在跟他說話。福克納、海明威、沙林傑（Salinger）、索爾·貝婁（Saul Bellow）、或馬拉穆（Malraund）、以及敲打一代的詩人——他大概會碰到這些人，以及其他更多的人。也許早在中學時代他就碰到他們了。在踏入大學之前，他對於英國文學的種種評斷，早已耳熟能詳；那麼他之轉向美國文學，應該算得上是在擴大視野。在美國文學裏，他也會遭遇到所謂正統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自相衝突，但畢竟不是他本國的問題。探討自古柏（Cooper）以迄於今天的美國文學，不論如何草率，也會增強英國學生對同一時期英國文學的興趣的。這樣，他面對着兩種文學之間一種活生生的關係。他會發現：甚麼叫做傳統，傳統又是如何發展而成；他開始捕捉英美作家在文字上所採用的不同語調，進一步了解所謂國之瑰寶究竟包含着甚麼意義。誠然，大學部的英國文學課程多半已經過於擁擠雜沓了；不過，保留一些時間，導論式地對英美近代作家作並行的研究，還是有其必要的。這麼一來，一門十九世紀小說的課程，即使只是蜻蜓點水地介紹介紹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等人，也會使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優缺點顯露無遺，並且爲小說形式提示了許多新的可能性。英國學生也許會發現，梅爾維爾那種「混亂的詩」，遠較英國的穩健傳統更能够深深吸引他。

至於當代文學，任何英詩的課程都不應該忽略美國詩人——不僅僅影響卓著的龐德與歐立德，亦且應包括佛洛斯特、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羅威爾（Lovell）等。二十世紀的小說與文學也應當作如是觀。每一位作家都應該熟悉美國文學的發展，其重要性猶如科學家或工程師應當熟悉其本行在美國的發展情形一樣。

美國文學的模式，歷經三個世紀多的努力，從最初的慘淡經營到如今世界性的地位，呈現着一種鄰近於圖形的特徵。最早的清教世紀，以明晰的形式展示了滋生現代美國的小型社會。我們由這個小型社會就可看出多少端倪來。艾德華斯（Jonathan Edwards）是清教信仰的繼承人與最後的保衛者，伯里·米勒（Perry Miller）即認為艾德華斯作品中所散發的信仰，遠較在一位大神學家身上所見的信仰，要來得強烈。他毫不猶豫地宣稱艾德華斯為「美國五至六位重要的作家之一」，而能够和艾德華斯並肩排名的，無疑還有霍桑、梅爾維爾、及狄瑾蓀等人。他們之能够和艾德華斯齊名，是基於他們和艾德華斯之間一層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的才華是在孤寂與異行中形成，並且得到充分的發揮（梅爾維爾和狄瑾蓀的情形最為顯著）。他們的才華同時也是勇氣與病態的奇怪混和體，驚駭了滿懷敵意的世界。這四個人起而跟稀鬆的樂觀主義分庭抗禮。這種樂觀主義自艾德華斯的時代就已經開始流行，最後才選定愛默生作為代言人。在美國文學裏，兩者的對抗異常尖銳，這和美國思想的情形初無二致。路易士（R.W.B. Lewis）從雙方先後的支持者，自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所作的爭辯中，發現了一件自然而有趣的事。他發現這樣的爭辯造成了第三派人物——像亨利·詹姆斯這種前輩諷刺家——的出現。就像清教時代那樣，一事一物再次可以用近乎痛苦的明確性來觀看。一直要過了兩代，爭論才有了結果。這樣一個熱烈的局面，要等到結果明朗之後，方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南方文藝復興相配合。泰特（Allen Tate）認為這是「智慧的驚人突破，我們只能在道路的交叉口找得到」。這次情形為期也是很短——只有二、三十年。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個同樣的局面就在紐約展開；也許它代表了歐洲文明在美國文化中的迴光返照吧。

由於美國場景的獨特性，所謂的比較意識即不斷引起人們的留意，即使在一開始，我們就發覺新英格蘭是不同於紐約的，而紐約又與費城有別。但是最徹底的對比，顯然是來自南北這兩個舊日領域的對比；這樣的對比，較諸邊疆與舊居留地之間的對比，顯然要深刻得多。想要區分這兩種文化，進一步描述這兩種文化，並且注意兩者之間背景的異同，在在需要批評的能力。界說必須準確，不能隨便攫取，而且背後應該有長遠的透視作為支撐。在這方面，比較研究就能發揮它的功能。例如：在不同的層面熟悉傳統，利用過去類似的事物以為參照（切勿追跡得太遠），以本能找出真正的類比關係以及最深遠的忠實性。有人認為南方在宗教和社會感情上，比較接近法國，跟北方反倒距離較遠；也有人相信這是促使南方成為一個高度貴族社會的原因。其實這一切都有待與我們經驗中的法國文化和歐洲的貴族階級相

印証。因此，討論美國文化與文學的諸般問題，勢必得追溯到產生美國這個國家的源頭去。

美國研究是有價值的，因為這些研究增強了我們對歐洲文學的看法。美國的良知以其銳利而不易回答的問題，驅使每一個讀者不得不提高警覺；而這些問題，是產生自對美國文化的一種直觀。由於美國歷史多半牽涉到歐洲人和英國人，這些問題免不了與我們密切相關。我們不能視之為孤立的問題。這些問題逼使我們擴大視野，在這個視野中只有一個實例——美國，以及詮釋這個實例、評斷這個實例的背景。美國批評家帶着熱情的關懷……審視他們的文學所能帶來的任何光明與方向。閱讀這些批評家的著作，我們對社會遠景所以的種種假設會馬上動搖；而這種社會遠景，並不會遭到所有英國批評家的挑戰。在美國，嚴肅的作品多半依靠大學保存了下來；大學訓練了大批文學作品的讀者，同時大家還資助了不少的作家。這種情形對文學來說不盡有利。在科技變化的衝激下，美國對現代文化的重視更是明顯得很。這樣的重視無異於警告我們，對這兒的種種跡象要提高警覺。美國文化所遭遇的一切勢必會反彈到我們的身上。如果我們的文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那麼我們就得研究這些挫折與復元之方。

我們不必再進一步強調美國文學可為我們借鏡的一面了。只有在比較的層面上，美國文學方與我們有關；而在這個層面上，它也為我們開拓了一個廣闊的視野。一八六七年，亨利·詹姆斯給他的朋友寫了封信，他在信上討論到生為美國人的種種好處。他說：「……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處理不屬於我們的各種文明，不管我們從中發現甚麼，我們可以攫取，選擇，吸收，總之（從美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將之據為己有。」美國文學不僅與英國文學建立關係，甚且還熱切地求助於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俄國的文學大師。我的意思是：由於美國是由許多民族聚居而成的國家，美國文學自必從歐洲（不只歐洲）不同的文學傑作中求取靈感，以滿足自己的需要，適應自己的需要。（世上還沒有任何國家的詩人像美國詩人那樣，對但丁下過那麼深的功夫；不過，但丁詩中的秩序與完整性，對美國經驗中的混亂與分崩離析，又不管是個嘲諷。）因此，美國文學要求學生建立起自身對整個歐洲傳統的觀念，並且求助於適合美國的「歐洲意識」，就像歐立德那樣。

無疑的，我們應該以「歐洲意識」來研究美國文學。我們必須使用托克威爾（Tocqueville）的「雙目靈視」（binocular vision）來描述美國的民主。的確，美國最好的批評家和學者，從來就沒忘記過歐洲。在設法弄清美國傳統的特性時，他們總是回到歐洲的前例去。我們也許會問：在豐富的材料和艱苦的訓練下，他們的學術成果既是那麼卓著，歐洲對他們又能有何貢獻呢？正如四分之一世紀前那些放

逐者所帶回來的那樣，歐洲所能給予的是一——像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波佐利（Renato Pozzoli）、魏勒克（René Wellek）、基連英（Jorge Guillen）這些人。他們放棄了任何個別的傳統，集思廣益，綜合結果，就西方文學的多樣性提出了他們的看法。美國研究也免不了有內觀的危險，其結果是：本土的意見佔盡優勢。當年安諾德向美國聽衆暢論愛默生，他的演講書似無禮，但却有益處。他從十九世紀西方文學的觀點，整體地看愛默生，並為美國人指出了愛默生的地位，一點也不通融。安諾德把愛默生和紐曼（Newman）、卡萊爾（Carlyle）、歌德相提並論，但他進一步指出愛默生詩中、散文中、以及思想上的缺點。儘管愛默生做了不少重要的事（在混亂的世紀中「抓緊快樂與希望」），然而這些事毛病百出，我們不能憑這些毛病百出的事來崇拜他。安諾德在演講的最後將愛默生恢復為一個道德的存在，就像馬卡斯·奧里利爾斯（Marcus Aurelius）那樣，「對活在精神中的人來說，是朋友，也是援手。」今天，這種道德存在似乎顯得很遙遠了。安諾德對愛默生作品的非難，跟他的那些甚麼「滿懷希望、沉着、而又完美的氣質」的濫情頌辭相較之下，前者顯然要留傳更久了。今天，人們還是把大部份的美國作家放在美國的平面來評估，安諾德的話實在值得三思的。

英國批評家無權在美國本土上，警告那些狹隘的評斷。就算對象是英國文學，其情形也並非是無拘無束的。不過，有一件嚴肅的工作倒是適合英國批評家。美國學者曾經為美國詩與小說的傳統下過定義，他們的定義確實令人信服。我們知道，在美國小說中，「傳奇」（romance）是一種最具特性的形式；我們也曉得，所謂「徹頭徹尾的美國詩」，正如批評家伯爾斯（R.H. Pearce）所說，相當於「跟惠特曼的一連串辯論」。既已曉得造成這兩種形式傳統的心理傾向，我們就不應該誤解美國詩特有的趨勢；大家都已承認，美國詩是由某些衝激發展而成的一種形式，用以抗拒某些壓力。但是，不讓人們對美國詩產生錯誤的聯想，恐怕只是第一步的工作而已，至於美國小說，我們應該將之擺在與歐洲小說更廣泛的關係中，就像其他各國的發展情形那樣。再說美國詩，美國詩既然已經以本身的傳統發言了，現在就應該尋求自身與歐洲詩的真正關係。史帝文斯曾經抗議道：「美國人在感受上既不是英國人，那麼，認為美國文學是源自於英國未免太豈有此理了。」史帝文斯的話也許有他的道理，可是美國人在感受上也不是歐洲人，而他們的文學中却處處是歐洲的源流。他們一半在英國文學內，一半在英國文學外。他們對歐洲的態度屬合着虔誠與懷疑。

這種既是敵對，又急於認同的態度，向來就是俄國人的特性。因此，若想在較清晰的透視下評斷美國文學，我們不妨探究美國文學與俄國文學異同的地方。美國文學與俄國文學有許多共同點，這當然已是老生常談了。五十年前，勞倫斯在他的美國古典文學研究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一書的

開端，就很自然地認為俄國文學在感覺上或「意識的高峯上」非常接近美國文學。只是在表達方面不同而已。他把美國文學的詭譎與俄國文學的明朗視為對比；但是這兩種文學「已經真正接近了」——這一點，歐洲意識不論有多積極，始終是無法達到的。當然，滋生俄國文學的語文本來就沒有甚麼豐富的文學；中世紀前身的俄國文學可以說都是土生土長的，因此甚連續性始終不會間斷過。不過，從十八世紀前開始，俄國文學與歐洲文學的關係，跟美國文學的情形倒是非常相像的。這兩國的文學離開了歐洲，回到自己的經驗中，部份情形相似，部份情形卻又大不相同。將這兩國的文學兩相對照，仔細研究，它們新的一面就會顯露出來。在某些觀點上，特別是深入了解的時候，霍桑與果戈里（Gogol）確實非常接近，梅爾維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也很相像。不過，我們應該將美國文學的嚴肅面，與俄國文學的嚴肅面加以分別，儘管兩者都源自於同一類騷擾不安的問題。至於暴露方面，這是兩國文學相同的地方，雖然美國文學多以歧義（ambiguity）來避免任何的結論。

在敘述美國詩的連續性後，伯爾斯作了以下的結論，他以為也許「未來的半個世紀，將不會有美國詩，起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世界詩。」這樣的預言充其量只是揣測之詞，不過，美國文學的發展途徑又似乎在為伯爾斯的預言辯解，因為美國文學向外擴張的趨勢，極為狂熱。於是我們又面對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早已潛藏於我們整個兒的討論中，那就是：歌德所宣稱的世界文學究竟如何形成？形式又是怎樣？他所想像的是不同文學之間的最後融合，是一場不同的民族歌聲參與演出的音樂會。這跟減少不同文學的數量不一樣。同是一種超國家意識的形式正逐漸形成。在我們的時代，翻譯真是盛況空前；世上最好的文學作品，或者最容易吸收同化的作品，通過翻譯很快就在許多語文中流傳開來。這種活動在美國可算是達到了頂點，因為美國畢竟是集合了大部份歐洲社會的一個抽樣國家。其結果是；美國英文得以吸收各國文學的精華，而一度被視為翻譯的作品，開始逐漸影響本來的血液了。當然，我毫無暗示世界文學終將藉美國英文實現的意思。不過，很可能美國文學，或者說，所有以英文寫作的人的共同文學，將會提供一種近乎世界文學的文學。大約有四、五種語文可能會發揮同樣的作用，為一些不同的民族社會，扮演著中世紀拉丁文的角色。基於種種理由，目前英文就比其他語文更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研究美國文學（英國語文的主要伙伴），似乎就是在為我們自己鋪路，以進一步接受世界文學。

譯者按：本文為Bristol大學Henry Gifford教授所著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書的最後一章，

原題是“American Literature—The Special Case”，譯文有少部份略作刪節（多數為提到前面幾章或無關緊要之處）。本文作者是一位英國教授，因此文中提到「我們」的地方，泰半指的是英國或英國人。

文評的局限

××吾兄如握：

來信問我對小說掛評的看法，勾起無限感慨，忍不住要給你寫這封信，發發牢騷。其實近來我已學乖了，不再那麼 cynical，遇到不順眼的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反正，正如吾兄所說，「人生如夢，那麼認真幹嘛。」“silence is golden”，這好像也是吾兄做人的 motto，我已學得七七八八了。但吾兄那封信真要命，害我讀後日夜苦思，因為那些問題跟我在所讀所學的東西大有關係，我不反省一下，好像對自己沒有一個「交代」。所以，我在腦海裏給吾兄「寫」了三天三夜的信（這是我的壞習慣，常在腦子裏寫信，但從來沒有「行動」），終於忍不住了，只好坐下來給你寫信。

我最先想到的，是「我們的朋友」××以前罵我的一句話：「你們這些搞掛評的人最無聊了。看了一本小說就不算了嗎？寫甚麼評論，煞有介事的樣子？我從來不看這些評論。」我當時不曉得怎樣答他，但我現在偶爾還會想起他這句話，想想也不無道理。寫甚麼評論？如果他知道我們居然在課堂上唸佛經一樣的，把小說裏面的一句話、一個字拿來討論，一定

要大喊：「我的媽呀！」

我想××對小說（推而廣之，對整個文學）批評的這種態度，很可以反映現代文學批評發達以後，所產生的一些毛病。忘了是誰說過（好像是 Edmund Wilson 或他那一派的人吧！），說現在英美文學系的大部份教授和學生所組成的整體，是個很龐大的「學術工業」（academic industry）。「學術工業」這字眼用得真絕。「工業」本來應該有所「生產」，「生產」有助國民生計的東西，但加上「學術」兩字，頗有貶斥的意思，暗示我們這些人吃飽飯無事做，只好找些事做。教小說的人，爲了教書，只好在課堂上一句一字的討論，而我們做學生的，爲了考試拿學位，也祇好一句一字去找「象徵意義」，像個「偵探」。可是夜裏捫心自問，這種 symbol-hunting 有甚麼用處？真的如此重要嗎？我答不上來。別問我。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的話：看了小說不算了嗎？搞甚麼評論？××的意思我想我明白。他是完全持「文學欣賞」態度的人，而對「文學批評」（特別是我們這種「偵探式」的文學批評），抱着莫大的懷疑態度，因爲在他看來，文學批評根本不能「科學化」——我們怎能建立起一個「科學化」的理論架構，來測量我們在作品裏所找出來的「象徵意義」是對的還是錯的？而既然不能，何苦搞這種評論？欣賞就好了。

我想××這種人「欣賞」一本小說時，一定給小說裏的文字、情節和人物完全迷住，完全被 swept away，不會去想爲甚麼作者要用這個字，這個字又象徵甚麼。我說他「不會去想」是指 consciously，有知覺的去想，但他可能「無意識」的，「下意識」的知道了，瞭解了作者的用意。這完全是「欣賞功力」的問題。你要他告訴你爲甚麼，他可能說不出來；用我們傳統的術語來說，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越來越覺得這個東西很妙）。而我想，一個人若採取這種欣賞態度，他從小說裏所得到的樂趣和「知識」（knowledge in the broadest sense），不見得比我們用「偵探方式」去找小說的意義爲少。我反而覺得，你如果「刻意」要去找象徵意義，找作者的用意，那反而在你欣賞小說時形成一種障礙。換言之，你會把小說隨意「分屍」，一方面是找象徵意義，另一方面是爲了証明，爲了 justify 你所找到的象徵是對的。換言之，你注意的是小說的枝節，而不是整體；只看到樹木，沒看到整座森林。你最後得到的經驗也是支離破碎的，而不是整體的，不可分割（甚至很難言傳）的。

整體經驗。

我覺得，文學經驗是個奇妙無比的東西，不是任何一種文學批評所能解釋，所能 define 的。甚至你可以說，那是一種帶點神秘感，神性的東西。你看了一本小說，深深爲它感動，閉上眼睛回想那個小說家所創造出來的世界，裏面的人物、氣氛、景物和人物的所作所爲，它是那麼具體，彷彿你在甚麼地方遇見過。其實小說家所創造出來的世界是個文字世界，但它又是逼真的，你怎樣去解釋呢？是 Leon Edel 說的吧：「每一個大作家都是 "divinely inspired" 的，我覺得很好。那等於說文學經驗也是 "religious" 那樣的經驗。當然，Edel 是有感於大作家的 creative imagination 的奇妙才說出這句話的，你知道，那種話在學院派的人聽來，是非常「不順耳」的，因爲學院派的人會說那是「印象派的批評」。

其實，我現在越來越不喜歡「非印象派」的所謂「批評」了。從前我也迷過「新批評」。可是這種東西，你看得多了，便覺得那很機械化，很討厭。「新批評」興起主要是爲了教學生怎樣欣賞文學作品；它那套理論你一學會了便覺得太刻板，好像不講象徵，不講意象便不能欣賞文學似的。等而下之的批評家，把這套理論套在小說上，便可以高談闊論，好像很够科學化的樣子，其實只是在這套理論裏面兜圈子，拿作品來證明這個等於那個，這個爲甚麼又如此，但對我們的欣賞，沒有甚麼幫助。當然，我說這些是針對台灣的情況來說，因爲這裏還停留在「新批評」，還是「新批評」的天下。但我並不反對這一派的東西，我只是認爲它太刻板，限制了你的想像，特別是 symbol-hunting 那種東西。

我偶爾還看點批評文章，但都傾向於那些談大問題的文章，例如 Edmund Wilson, Lionel Trilling, F. R. Leavis, Malcolm Cowley 等人的。他們的東西都各有特色，不能歸屬於那一派，而且都能從一個比較廣，比較多樣化的觀點來討論作品——從時代，從作家的身世，從作家的其他作品，或者從一個文化上的 idea 出發。至於像「顏色在『大亨小傳』中的應用」這種鑽牛角尖的「新批評」文章，我幾乎沒有胃口了。

有時我真羨慕 X X。他不是學文學的，當然可以抱着純粹欣賞的態度，可以不必管學者專家的甚麼評論。有時我甚至懷疑，文學能否在課堂上學？你若看多了大師的作品，眼界自然高；閱讀廣了，在欣賞方面自然就有比較品鑑的本領。在課堂上讀一二本小說，好像只是

爲了應付考試罷了。你知道，我們的另外一位「朋友」××說過，文學變成一種功課，一種職業（比方教文學），就是一件苦事，你爲了功課，爲了職業，不得不去看你自己不感興趣的作品，所以××沒有唸文學，而選了跟文學無關的經濟，他照樣可以逍遙在文學世界裏，而且還可以不必管甚麼勞什子的評論。我現在很能瞭解他當初爲甚麼不唸文學，因爲我自己

在心情壞的時候，也真想「改行」。

這封信寫得真是痛快，把積了好久的「烏氣」都發洩出來。但我實在也沒有其他選擇了，「做了過河卒子，只有往前衝。」（胡適的詩句吧？）

弟賴山紡上 十一月十九日

「樓」第二號要目

- 歹羊作品選輯（牧鈴奴輯）
 - 論述：詩的藝術與魏崙（李星可）
 - 小說（翻譯）：
 - 兩個平行的空間（完顏藉）
 - 戀人（牧鈴奴）
 - 隨筆：臥看紅樓說情榜（梅淑貞）
 - 散文：咖啡店口的月亮（鄭英豪）
城因（沈穿心）
 - 小說（創作）：
 - 浮沙和水和浮沙（張瑞星）
 - J（寧牧兒）
 - 水平線以外的希臘（因摩）
- 『樓』第二號定於明年一月中出版，
預約者每冊連郵新／馬幣二元五角。
又：樓出版社尙存有『樓』創刊號，
欲補購者可將訂費（每冊連郵共
新／馬幣二元）。逕寄：

樓出版社

Mr. Lim Lei Hu
182-C, Lorong Tai Seng
Singapore 19.

邁克

輕描集

文化

去探麥女士，入到屋裏，忽然眼前一亮，只見一書架的書，有原文佐拉小說，唐詩宋詞，中國文學發展史，並有電影作者字典，去年在馬倫巴劇本，女性電影專論等等。驚問：「邊個咁有文化睇呢地書？」麥女士答：「我嘅同屋住，佢好叻㗎，主修中法文學比較，重讀埋電影添。」你看，不騙你，世上還真有這種人，真是安慰。我等十幾歲時聽見人家宜中宜外，左手寫小說散文右手寫電影研究，羨慕之餘還希望發奮圖強，到了現在的年齡，乾脆連慚愧都省起來了，有時閒不過聊聊天打打小牌，要不然看電影消遣消遣，很沒有目標，沒有志向，另一方面是真的實在，因為比年輕的時候更瞭解自己。然而對有文化的人，一直另眼相看……自己得不到的，總是好的罷？同時也是勢利眼。

溶與溶

聽到何小姐在指天誓曰：「我要溶化你個老公。」過了幾天才醒起，原來是溶化，怪不得沒有成功。溶化和溶化的分別十分大，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一個是熱情如火，一個是柔情似水，甚至互不相容。有些人拋個媚眼過去就可以到手，有些是要在最不能預測的時候煲碗燕窩燉雞親手送到唇邊方才動心的。何小姐這回真大意了，不對症下藥，又怎能期望妙手回春。想想改天有時間，倒可以寫個小說，兩個女人的故事，痛痛快快快言一番情，將會非常趣味性的。

照片三

某人辦公室桌上擺個小相架，照片裏兩個孩子，八九歲左右，不問可知乃某人之子女。我小時候，我爸爸也放我照片在辦公室，壓在玻璃桌面下。大概拍照片的時候我才剛學會坐，抱着隻熊仔，在鞦韆上，快樂而帶着驕傲。我弟弟也有一張，記得不很清楚了，可見我一向都是自私的，似乎是嬰兒在地上爬的一張，向鏡頭舉着一隻小手。我妹妹我倒記得，也是坐在鞦韆，不過不是同一架。她從小就硬頸，照片裏沒有笑，很不樂意似的。我對自己的照片給陌生人看到感到難為情，於是三番四次用張稍硬的小紙片攝在玻璃與枱面之間，企圖將它擦出來，都沒有成功。大了一點更加不以爲然，奇怪我爸爸怎麼把我們的照片放在辦公的地方，公私混雜。這天在某人處見到其子女玉照，忽然非常感動。爲父母者的心，不是我這般喜歡遊遊蕩蕩的人能够瞭解的罷。

帆船嘜顏色筆

作夢夢到自己拿着一盒帆船嘜顏色筆，將盒子推開了看，裏面的筆一枝一枝整整齊齊，還是全新的，沒有用過，有一股微微的木的香味。十分的喜歡，抱着它一直在說：「帆船嘜

，帆船嘜。」盒上寶藍色的天，印着一個有笑臉的半月。後來就醒了，失神了一會。其實我已忘記了，想不到原來還藏在記憶深處裏，夢裏又浮了上來。那是唸幼稚園時用的顏色筆，這麼多年來未再見過。現在的孩子用日本貨，總給我單薄、工業化的感覺，塗出來的顏色似乎也過於明亮，不像帆船嘜。帆船嘜會溫馨柔順的，和伏在地板上讀兒童樂園的下午一樣。

郵票

收到封本地寄來的信，那郵票沒見過，不知幾時出的，紀念有聲電影五十週年。美國郵費漲了又漲，不過倒出過些意思的郵票，算是一點小小的安慰罷，不像英國，總是印個女皇側面，敷衍了事。半年前出了一套蝴蝶，共有四款，貼在信封上好看得很，引起種種美麗的聯想……停停飛飛的蝴蝶，無意間撒下的幾點花粉。或者是寄給一朵花的，尋找牠自己。於是買了回來狂寄，也不知道收信人有沒有感覺到，還是撕了丟了。先兩年出一套名畫，畫中人都拆信讀信寫信，我十分喜歡，有一種無名的優雅，帶着高貴不可及的書卷氣。本來，在這個分鐘可以打長途電話的時代，寫信已經變作古典、斯文的奢侈了。又使我想起了「祖與占」，緩慢的，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地珍惜着。

兩座大廈之間

黃昏在雜誌攤東翻西翻，出來一抬頭，兩座大廈之間一片高瘦的藍天，乍看還以為是一面牆。怎麼可能呢，竟然有這麼沉實美麗的藍色，非常黯，越往下越深，毫無挽救的餘地，就像艾調日的情操，說不出來是惆悵還是悲傷，呆了一呆。我已經很明白了，我也沒有可以埋怨的。甚至再也不關心，有沒有人瞭解，為甚麼無端端出了神。

古風二首

一、劍橋大學

踏進劍橋的時候，立刻就會感覺到，似乎走進了歐洲中古世紀的世界。倫敦有圓柱形的最新摩天樓，美國蘇聯有詳細的最新火星地圖；而劍橋，圍着中古世紀的城堡，流着中古世紀的古香溪流，悠悠然自成一家。

車子在 *King's Parade* 停下之際，正好一小陣細雨洗過這個小鎮，中古世紀的清風，中古世紀的靜，把她浸浴得更加古典，更加悠悠然。劍橋最著名的 *King's College* 戴着古舊的暗紅盔甲，排成中古的隊伍，兀然挺立在我們的左邊。

「簡直像古代的城堡。」我嘆了一聲。

劍橋大學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中古世紀裏去。那時候，一批因事故而從牛津逃亡出來的學生，爲了繼續他們的學業，在劍橋等地創立學院。劍橋最早的一間書院是彼德書院 *Peterhouse* 由 *Hugh de Balham* 成立於十三世紀的晚葉；最早的一位副校長是公元一二四六年選出來的 *Hugh de Hotun*。一四七五年，劍橋有十二間書院；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際，劍橋有十五間書院。

「前面就是有名的女皇書院 *Queen's College*。」走向 *Silver Street*，玉指着右邊的建築物，對我說道：

「是座方形的庭院，」穿着厚木所做成的古老長尖形大門後，我說：「真是古雅得很。」
「他們推行的是導師制度，」玉說：「老師跟學生都住在一起。」

女皇書院成立於一四四六年，始名為聖伯納書院 College of St. Bernard，由 Andrew Duket 等人所創立。兩年後，經濟上發生困難，他們不得不尋求亨利六世 Henry VI 的皇后安珠瑪格麗特 Margaret of Ajon 的幫助，於是，易名為女皇書院。女皇書院，保持了劍橋最優美的中古方形庭院——一塊綠油油的草地，像青色地毯似的貼着地面；四週的建築物，三四層樓，白牆壁，露出一排一排的黑色長木柱，七彩的徽章一個一個地繪在玻璃窗上。有煙囪，沒有煙；有人行，沒有聲音。

穿過女皇書院的巷街，我們來到最有名的 King's College。King's College 是亨利六世 King Henry VI 於一四四一年親手創立的，校園非常廣大，三面校舍，一面禮拜堂 Chapel，中央一塊相當寬大的草地，草坪上一座紀念碑。

「King's College 的禮拜堂是英國最秀麗的禮拜堂。」在倫敦時，就有人這麼告訴我們。

這座禮拜堂高約五層樓，灰白色，寬約三十尺，縱約二百餘尺，非常秀麗可愛。所有石灰直柱全部線條式，直柱和直柱之間是七彩透明玻璃窗，玻璃上畫的盡是聖經故事。直柱或壁上，很有規則地懸掛着石灰砌成的英皇冠冕、瑪格麗特女皇的花草、英國國徽等等，滿堂富貴，滿堂秀麗。堂頂是圓扇狀的石灰雕紋，圓扇與圓扇的空隙，砌的是各種各樣的徽章和花朵，給人與線條之美。

「亨利六世沒法子完成這座禮拜堂，」看着扇形石雕，玉說：「據說，後來的愛德華四世 Edward IV 跟理查特三世 Richard III 都會獻過力量。」

「十五世紀中葉亨利七世才完成了它，」我說：「總共花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做得非常細。」玉一說，一面望着堂前的彩色巨幅油畫——聖母抱着耶穌，三位跪着膜拜的國王，圍着兩名兵士和三個觀眾，天空飛着兩名天使。

「像這麼的一間書院，」穿出禮拜堂的巷街，我們一邊走，一邊說：「所能容納的學生一定非常有限。」

「我看，」我說：「頂多一兩百名。」

「你看！」突然玉驚叫一聲：「那邊門口很多腳車！」

「學生都騎腳車！在劍橋騎腳車，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不知道他們肯不肯出借？」站在腳車

邊，我說：「有車，沒有車聲。」

橫在我們面前的，是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古舊的尖拱長方大門，配着陳舊厚重的木門，使人想起 *Tower Bridge* 的古堡。方石砌成的小徑，凹凸不平，使人想起 *Dover Castle* 裏的巷街。跟其他一部份書院相同的，*Gonville and Caius* 於公元一三四八年由僧侶所創設，三年後，創設人 *Edmund Gonville* 故去；兩百年後，一位很有名的醫生 *John Caius*，才把這間書院整頓起來。

步出 *Trinity Lane*，我們來到了著名的 *Trinity College*。正如其他書院一樣，*Trinity College* 也有一間相當大的師生餐室師生禮拜堂。古老的長木桌子，排成一個 U 字形，把整個餐室佔得滿滿的；玻璃窗上是彩繪，畫的是聖徒和聖蹟，非常古雅；牆壁上懸的是油畫，大部分是書院有功的學者，背景昏暗，一望即知中古舊畫。禮拜堂分成兩截，前大半截是十幾條長椅子排分兩邊，中央長桌一張，這是禮拜堂主要的部分；後小半截是個小紀念堂，擺了 *Newton*、*Bacon*、*Tennyson* 等六座全身加 *Ricardus Porson*、*Hopper* 等六座半身的大理石立體雕像。

「這一兩百名學生，」坐在禮拜堂的長條木椅上，面對 *Bacon* 等石雕像，我自言自語地說：「除了接受知識之外，還必須接受導師人格上的薰陶。」

「他們除了強調知識外，」玉很贊同這種制度，說：「還強調人格教育！這是很重要的一个觀念。」

「塑造一個完整的人，必須包括兩面：知識和人格。」一面回想東方古代的教育，我一面說：「這是東、西聖哲共同的思想。」

「師生一起追求知識，一起用餐，一起禮拜，一起生活。」玉激動地說：「真是薪火相傳——多崇高的精神——」

隨着 *Trinity College*，是創立於十六世紀中葉的 *St. John's College*。大門中央的下端，一朵石灰雕砌的 *Margaret* 花朵，兩邊是英國的皇冕，中央上端據說是 *Queen Margaret* 的全身雕像；是這所書院的大門的特徵。*St. John's College* 是劍橋的醫學院，創立於公元一五一一年；十六世紀末葉，她發展成為擁有兩個庭院的書院：一個世紀後，即公元一八三一年，第三個庭院完成了——這個時候的 *St. John's College*，有一排的迴廊和教室伸展到舉世迷戀的 *康河 River Cam* 來。拐過了迴廊，走到教室的末端，我們就看到了康河——三五十尺寬的河面，盈盈地傾了一條青青碧碧的綢緞，平平坦坦地，逢着倒垂的蘆

葦就露出笑渦，逢着無意的柳葉就有情地追隨，悠悠然地，盈盈然地，流着中古的餘情，流着中古的清香。

在教室的背後，跨過康河的，是一座秀麗的深息橋 *Bridge of Sighs*。這座和第三庭院同時完成的深息橋，長得非常古典，上端一層屋蓋，屋蓋上兩道城堡式的女牆，橋拱和屋蓋中間是十個長方尖頂的大方格玻璃窗，分站左右兩排；此外，屋蓋上還豎着八支石雕的圓柱。

「像這樣的完整的教育，」站在玻璃窗內，望望含情默然的康橋，我一直在想：「並不是新興的大學所能够取代的。」

「你認為這樣的教育有存在的必要嗎？」我曾經和一位倫敦大學畢業的女教師談過這問題，她一面吐煙，一面斜着眼說。

「現在的大學教育缺了半邊兒。」深深地吸了一股古香，我想：「人類在發展大學教育的旅程上，似乎無意地掉了一件重要的東西，一件無形的、圖書館找不到的一件珍貴的東西。」

「噓，噓，噓……。」是書院禮拜堂的鐘聲，飄在空中，聽得見，看不着；流在風中，嗅得着，摸不到。

「好悅耳的鐘聲。」玉拉着我的手，說。

離開了深息橋，我們循着原來的路子，穿過教室，走向迴廊，側首外望，迴廊外是一片很廣大的草坪，草坪的末端是一排排的古樹，左邊是 *St. John's College* 的書齋，右邊就是順流而來的 *River Cam*。

「好清新的空氣哪！」玉放開我的手，最先衝出去；她向來就喜愛清新的空氣。

「這裏非常冷。」拉高領子，我很高興地走出迴廊。

大約有三五個足球場的長方草坪，把古樹、書齋及康河之間填得滿滿的，填滿了我的整副眼鏡，填滿了我的整个天地，一片青蔥蔥，一片靜悠悠，我們踏進了中古的郊野。那排排的古樹，從中古世紀裏伸出手臂，手扶手，指攀指地一起高長到雲端裏去；康河，就像春天女神的長髮一樣飄飄然地從右邊流進來，繞了一支圓舞曲後，從古樹的脚指和脚跟邊，半搖半擺地，款款而過。*Trinity College* 的書齋，像中古騎士們的紅色旗子，列隊豎在騎士邊，遙遙地排成一道古城；康河，搖過了古樹的脚指和脚跟，半歌半詠地，順着古城的腰邊，離離而去。

「那邊有座小橋，」玉指着古樹的脚跟邊，說：「我們過去看看！」

「這裏冬天非常冷，」從草地的小徑穿過，我邊走邊說：「夏天一定很涼快。」

這是座小橋，橋面不寬，只讓行人跟單車穿過，橋面是沙石鋪成的，兩邊鐵欄杆漆着斑駁的古紅；在這蒼茫的深冬裏，這一小座古紅舊橋，就像 *Trinity College* 那一列騎士一樣，愈覺得盎然可以品味。

「康河還是那麼的平靜，」望着流水，我輕輕在說：「一點波紋、一點聲音也沒有。」

「她因劍橋而寵幸，劍橋因她而旖旎。」倚在鐵欄杆上，玉說。

康河一邊是小徑和廣大的草坪，另一邊是書齋和古牆小徑旁栽了許多喜愛彎腰戲水的矮樹，披著長髮伸著手指，帶衣帶裙地逗著康河的水渦；古牆邊盡是蘆葦，高丈許，張著陸陸離離的羽毛，臨風飄搖招展。

「從康河走出去的人，應該是有很穩重的腳步的，」我邊走邊想：「而且，也應該是有他們自己的頭腦的；就像這矗立的古樹，從古代伸下來，而腳盤是踩着現代。」

「現代的大學，就像一座工廠一樣。」來到了 *Trinity Bridge*，玉坐在石墩上，我望着流水，靜靜地想：「工廠是大宗製造，大批出廠，所有貨物一個模型，一個樣品，一個商號；然後，大批大批地運到商店裏去，讓大小商店做生意賺錢。」

「你認為這樣的教育有存在的必要嗎？」那位女教師的聲音，像風一樣，不停地在四周迴旋。

「那邊有幾隻鴨子！」玉似乎發現了她的知己，驚喜地搖着我：「牠們游上來呢！」

「奇怪！怎麼這裏養着幾隻鴨子？」

「春江水暖鴨先知。」玉唸着古詩，說：「看樣子，春天快來了。」

「走，我們上去看牠們戲水。」

就在 *Hostel Bridge* 的橋邊，我們看到了牠們；只有四隻，其中一隻的背上還長着閃亮的青色羽毛。

牠們一邊「嘎嘎嘎……」地叫，一邊張翅伸脚地逗圈子；康河，就像躺在河邊的母親的肚皮一樣，軟軟的，寬寬的，仁仁慈慈的，任孩子們盪漾，任孩子們追逐。劍橋以外有煩囂的倫敦，倫敦以外有摩天紐約；而康河，康河有的是春水，有的是母親一般的春水，悠悠然地，潺潺然地，仁仁慈慈地，自成一家人，自成天地。

「不曉得康河的下游流到那裏？」玉感傷地說。

「如果康河的下游是工廠的話，那是一種錯誤；而商業，是這錯誤的主要影響原因。」我望着玉，

笑笑地說不出嘴。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刻，我們才醒然地看看手錶——三點二十五分。我們追着鴨子的聲音，我們浸看康河的流水，已經快一個小時了！順着康河，望着大學圖書館，我們踢着小石塊，經過Clare Bridge和King's Bridge，回到車站來。

二、牛津大學

英國的中古世紀在騰躍離去之際，不小心地掉下了兩顆龍珠，留在這個多雲多霧的海島上；其中一顆龍珠，就是牛津Oxford。座落在倫敦的西北方，牛津——好像一部古典文學的作品一樣，散佈着中古的方院，聳立着中古的牆垣，鼓擊着中古的鐘聲，自成一箇桃源。

習慣於把脚步急促地、忙亂地拋踏在倫敦後，來到了牛津，頓時，似乎不知道應該如何舉步。不寬不窄的馬路，有的可容兩部車，有的只容行人；長長的甬道，狹窄之處或者轉彎之處，使人想到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成語；寬寬坦坦的廣場，有單車，有行人，沒有機車；在牛津十字，很有中古的味道。

調整了腳步後，我們從Queen Street走出來，循着Cornmarket Street而上。這是一條比較熱鬧的街道，各式各樣的店舖，操着輕輕淡淡的聲調，安安靜靜地在做生意。紅色的雙層公共汽車，白色、藍色的汽車，好像啞巴的默片，都閉着嘴巴地穿梭而過。

「這真是一個寧靜的地方！」玉最先開嘴。

「跟劍橋合起來，真是左右雙珠。」我說。

擁有二十一間書院的牛津，組織似乎比劍橋還要大。「牛津」這兩個字，雖然最早見於公元九一二年的「盎格魯薩克遜紀年」Anglo-Saxon Chronicle裏，不過，一般學者都相信，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十世紀以前去。爲甚麼它會被發展成爲大學城呢？根據推測；第一、它在英格蘭南部諸郡和西部諸郡的交界地，交通最方便；第二、它是當時經濟最理想的一個地方；第三、它遠離政治中心，因爲是肯郡Lincolnshire主教所在地。於是。十一世紀末葉及十二世紀，牛津乃急速發展。

「這條馬路真有趣，」剛剛走進Broad Street，玉就說：「入口處是狹的，而中間，却是很寬。」「真是有趣。」望着這條向兩邊劃弧形的馬路，我輕聲地說。

「左邊就是有名的Balliol College。」玉說。

Balliol College 創設於公元一二六三年，創設者是英格蘭東北達拉漢郡 **Durhamshire** 的主教，是牛津早期幾間書院之一。擁有相當寬大的長方形庭院，是這座書院的特色。牛津另外兩間最早的書院，據說是創於十二世紀下半期或十三世紀早期的 **Merton College**，以及創於公元一二四九年的大學書院 **University College**。

「書院是主教創設的，書院裏又有禮拜堂。」玉望着 **Balliol College** 尖形的禮拜堂，邊走邊說：「看來他們是宗教和書院合一的。」

「知識在僧侶手中，知識從宗教開始；劍橋和牛津就是兩個活生生的現存例子。……」在寬弧形的馬路輕步慢走，似乎是來倫敦後的一件新鮮事，珍惜地停在弧度裏，我說：「東方的歷史却是：知識在官府裏，知識從政治開始。」

「東方的政、教合一，很早很早以前就成為歷史了；由一個耶穌和七十二個門徒把它掀過去。而西方，西方的宗教和教育……。」我望着美麗的弧度，在想。

「前面有一座長圓形的房子，」玉走在前面，說：「那叫做 **Sheldonian Theatre**。」

走到弧形的上一端，我們就看到 **Sheldonian Theatre**。那是一座雙層的建築物，短式的長方形，靠馬路這一邊是圓形，裏頭的一邊是平行。暗紅色的牆磚，到處是窗，到處是門，非常可愛。圓錐形的屋頂，中央站着一小座白色的八角鐘樓，窗窗門門，把它填得空空檔檔。頂端是一項淡青色的八角帽，把小鐘樓緊緊地戴着。**Sheldonian Theatre** 是坎特布利 **Canterbury** 樞主教所貢獻的，建築師是 **Wren**；公元一八零二年、一八三八年及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曾經一再地整修。

「這是學生畢業時，領取學位的地方。」

深藍色的天花板，畫着一幅聖蹟；中央垂下兩盞照明白燈。黃色和白色，把四周的牆壁點綴得相當華麗。上上下下，大概可容千人。

Theatre 外邊有一層鐵籬笆，由石柱間隔着；每根石柱，站着一尊長着鬍子、捲着長髮、披着古袍的白色半身石雕，他們圍成一個半弧形，守護着馬路和 **Theatre**。

「在這樣的地方舉行學位頒發的典禮，」望着堂內、堂外，玉說：「到底是莊嚴得多！」

「想想當年我們領取學位的時候，」我說：「文學士幾百名，理學士幾百名，工學士幾百名……臺上的人在頒發學位，臺下的人嗡嗡嗡嗡在交談；一座禮堂，就像一座工廠一樣，鬧得不成樣。」

「徒有其名而已。」玉簡單地應着我。

「我記得，毛子水曾經告訴我，」突然，我想起一件事：「當年北大根本就沒有頒發學位的典禮；最後一學期考試完畢，學生們就連影子都不見了！真是滑稽得很。」

「也是瀟灑得很！」

轉進Cattle Street，我們立刻就看到了Hertford College。緊靠着路邊，Hertford書院有一座非常古雅的校舍——一邊是舊校舍Old Building，一邊是新校舍New College，中間架着一座威尼士式的古橋Venetian Bridge。兩層樓的石牆，棕黑色，斑駁的條紋；斜眼望過去，Hertford書院就像一位中古人，橫着腰，排着腿，靜靜地躺在窄狹的馬路邊。

往前走，左邊是著名的All Souls College，右邊是The Radcliffe Camera。All Souls College由樞主教Chichele創於一四三八年，以宗教教規及民事法律兩科稱著於當時。對牛津來說，這是座相當早的一座書院；因此，它擁有三個庭院，疊成一個品字形，品字形的中央就是書院的禮拜堂。據說，All Souls College的禮拜堂是牛津所有書院最令人欣悅的一座禮拜堂——古黑色的樑棟，黑白方塊相間的石板板，金黃色的牆飾和門飾，七彩的聖蹟玻璃塊，紅玫瑰色的圍布；莊重而又欣悅的氣氛，橫溢在參觀者的眉梢。

The Radcliffe Camera是牛津最特別的一座建築物。五六層樓高；底層是大塊大塊方磚切成的大圓形，十幾個半圓形的拱門頂着十幾道眉梢，把方磚穿成十幾個半圓洞；中層是三、四尺高的中國建築，圓形的大石樑，夾着方窗和圓窗，圍成一個中形圓圈，頂上戴的是欄杆和石柱；上層是一座小圓建築物，和天文臺式的圓屋頂，到處是門窗。這是英國典型的圓形圖書館，公元一八六三年曾經整修一次。再往前走，就是大學教堂University Church。這是座相當大的教堂，開放給所有牛津的書院的學生和民衆；教堂頂有一個Tower，可以俯瞰牛津城。

「在現代的大學裏，雖然和宗教有一段距離，不過……」突然，我想起一位教會的朋友的一段話：「宗教是大學課程之一，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如果宗教生活是代表有品德有良知的生活的話，顯然的，自由選修的現代大學並不能填補傳統大學的全部位子……。」望着大學教堂的Tower，我出神地想着。

「教堂裏正在做Morning service，」玉從大門走出來說：「不然，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甚麼時候 service 才做完？」望着門前石階上的三個年青英國學生——他們幾分鐘前騎着單車來的，我問着說。

「呵！」其中一個攤着手，說：「我不曉得——我們是來看 Tower 的，不是來做禮拜的。」

「來看 Tower 的，不是來做禮拜的。」我心裏重複地唸一遍。

「我們的中學裏有宗教課程……。」那位朋友的聲音，像一陣風似地，飄離我的耳際。

「當教育離開了宗教，離開了塑造人格的西方宗教，變成工廠的時候……。」望着春天的冷風，我伸手想捕捉；可是，我捕捉不住……。

「走罷，這裏的風好大，好冷。」

踏進 High Street，我們看見 University College 順着 High Street，一邊是店舖，一邊是 Brasenose College。創於公元一五零九年的 Brasenose 書院，擁有一座相當雅緻的餐廳——前端橫排一張棕色的長木桌，圍着十幾二十張木椅；正中間縱排三排長木桌，個個圍着長檯；桌面淨潔光亮得可以照心靈。正壁和兩側懸着十幾幅油畫，全是人像，色彩，或側坐，或正坐，或半身，或全身；都是書院有功人士。來到 St. Aldate Street，我們看到了牛津最大的一間書院——Christ Church。Christ Church 本名爲 Cardinal College，公元一五二五年由 Cardinal Wolsey 所創立，其後經過許多人，包括亨利八世的努力，才卒以完成。

「到底是一間最大的書院！」遠遠的，從 Town Hall 的門口，我們就興嘆了一聲。

兩層樓的建築物，遠遠望過去，似乎就是一座古城；高約四十尺，古銅色，堅實，給人穩重的感覺。大門是一座古塔，高七、八十尺，八角形，似乎是一座海塔，指着青藍的天和發灰的雲，指着中古的心靈和現代的智慧。

「噹，噹，噹……。」十二點。

「敲鐘！」我醒然嘆了一聲。

「你認爲這樣的教養，」突然，想起那位女教師的話：「有存在的必要嗎？」

Christ Church 有一座很大的方形庭院。青細的草，淹沒了整個庭院，淹沒了整個中古；離離春草，悠悠心靈，我們似乎醉飲了整個中古的春風和青意。中央有座小型紀念建築物，縱橫兩條小徑像十字架似地，輕放在青草上。四周是兩層樓、三四十尺高的院舍，把青草、小徑四四方方地圍起來，像古城

圍護臣民似地，不讓春風外泄，不讓塵囂內流。蹣跚在十字架的小徑上，就像蹣跚在中古的心臟，我可以聽到院舍的書聲，我可以嗅到中古的書香，悠悠然，自成天地。

「爲甚麼不？」我應該這樣回答她。

「噯，噯，噯……。」鐘聲還在飄流。

「當工廠大量興辦，逐漸污染四周的時候……」站在小徑上，我在想：「這些書院，應該往何處走？往何處去？」

Christ Church不但有很大的庭院和院舍，還有很大的禮拜堂和餐廳。禮拜堂就在中座的後方，而餐廳却在右座的樓上。

「如果西方的道德和宗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話，」似乎是風聲，在響：「今天，是西方人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了。」

穿過了院舍，我們拐了幾條小徑，來到了 Corpus Christi College 和 Oriel College。前者創立於公元一五一七年，後者創立於愛德華二世 Edward II 的時代。庭院隔庭院，巷銜接巷銜；這是中古的書齋，相距竟是那麼的近，左舍禮拜堂的鐘聲，右舍禮拜堂的鐘聲；片片鐘聲，在風飄裏，在雲邊流，竟是那麼可親。

步出 Oriel College 的庭院，從 Oriel Street，我們走向剛才的 Brasenose College。拐進 Brasenose Lane 的時候，我們看到兩間比較小的書院，左邊是 Lincoln College（創於公元一四二七年），右邊是 Exeter College；再往前去，就於創於公元一五七一年的 Jesus College 了。

「我們好像在古城裏散步一樣。」玉高興地說。

「中古世紀的古城。」我補充一句。

「像這麼小小書院的制度……」玉停了一下，又說：「實在是應該保存下來。」

「如果教育只是傳播知識的話，」聽着風聲，我輕輕地說：「那的確是一種錯誤。」

「爲甚麼不？爲甚麼不？……」似乎是風聲，一聲追逐着一聲，在我的耳際縈繞不息。

走過了 Market Street，我們回到 Cornmarket Street，那是我們走進古城的起點。牛津的春天，到底不同於倫敦——悠悠白雲，淡淡輕風；三兩庭院，四五人家；自成一個天地。

二月二十日

黃潤岳

讀哀微記

外一章

渾沌初開了乾坤

始定了那亙古常有

彌散六合

藏退於一，便乃

鐘集纖弱的琴弦

輕奏出

毫無掩飾的遮蓋

終日凝眸

何妨添段新愁

窗外但有一棵椰樹

細訴雲的飄忽

低吟心的動的節拍

遐思偶起欲望

和風共鳴

只揮不開牽掛

揮不開的牽掛

相逢不是在夢中

偏又痴痴尋夢

略一轉旋

生之神秘呈顯突然

灰白的

映在粉紅下

還是被籠罩了

那鐵柵展伸爲門

那鐵柵縮合爲柱
在菱形的空洞裏

有人寫詩

有人唱小夜曲

都鎖在門扣上

也鎖在那門扣上的

不知誰的太息

鳥在雲中寫詩

太陽在時空唱曲

月在星河漫步

還有

人將回憶刊刻

覆印出另一個黃昏來

贈悄凌

淡淡亭亭一莖蓮

田田荷葉舞翩翩

華蓋好容魚曖曖

清池淺水意怡然

七七·十一·十五

××：既提到現代詩，可引起我的靈感來了；這是習作！我自己也茫然：爲甚麼要如此寫？它究竟代表甚麼？自從姚先生勸我學寫現代詩，你又送我一些書本，我的確花了一些時間。我自認爲我也趕上了時代。後來和另外一位朋友談起。他却勸我填詞。他說我還有點天份。立刻把他所藏的古今詞集，全部檢出來送給我，我也欣然。最近多看一些現代詩，舊詞就失去了靈感，填不出來了。……

黃潤岳 七七·十一·十六

沙禽

PAR AVION

1

老賴

暮色再次孕育

碩大無朋的黑鳥

我却在祂覆蓋大地的

羽翼的陰影下看見

燈亮如花開

雖然是開在烟塵將息的空茫裏

仍然有

青蓮在泥濘中沐浴上升的清涼意

我以空無的手掌叩問

一顆無名星宿的指向

但這一次不再思慮

十年後的風水關山

我欣然於驛站中的溫茶

並且知道

遞過來的是

冰涼的手

2

老賴

快兩年了

我們將重遇

在另一座步履踉蹌的城裏

而穿過鬧街冷巷

在你撤退一角的臥室我將看見

零亂的書籍散落的寫過或沒寫過的紙張

盛滿昨夜烟灰的烟灰碟還沒洗的塵封的衣

你把窗帘緊閉

就不必理會外面是天國還是地獄

或者一切都在裏面

或者外面只是應驗了裏面的預言

但最真實的還是土地

所以我們將在風大時出門

轉徙 流離

倦了就有懷念一杯咖啡的理由

你將笑我不求甚解

我將笑你故弄玄虛

而因為這些
我們的土地和屋宇
還未完全龜裂瓦解

3

老賴

這時代偉大的課題是甚麼
我想到

三十年後的東京紐約
或是無名的窮鄉僻壤
有人携酒來

鬢霜掩蓋不住熟悉的眼神
在寒冷的季節
喝着

一些流入的溫暖

人間詩社出版

叢書 1：盲荃集（張塵因著）

每本售價 \$ 1 . 6 0（連郵）

郵購請寄：

TEOH KIAN HOON

57 C, Jln. Tandok, off Bungsar Rd.,
Kuala Lumpur.

太陽十二行

西河洲

今日之後定要呈上請假書雲遊而去

翻遍所有的冊典找不到吾的生肖和籍貫

某日見一嬰孩哭得厲害遂想起自己怎麼從未哭過

這種日子再過下去有甚麼意思

甚至羨慕一隻螞蟥的恹恹

吾想喊住河喊住山才發覺吾的聲帶早已退化而消失

而一個小孩的垂沫濺上來的時候竟不知要如何抵擋

若有人來引吾離去那該多好

吾輕輕舉起所有的樹

吾出來的時候忘記了歸家的路

吾想嘗嘗死的味道

日暮時分，一條河在河口處靜靜把一枚落日吞噬

鯉圖

喬十三

喬十三臨出門時，回過頭環視房間四處。

十二呎乘十五呎的房間，直的牆平的壁，似乎有一股無形壓力在喬十三的意識中肆意擴張。房的窗口並不朝東，也不向西。從裏面望出去是天井，隔着的右邊是另一個房間。在門口向左轉是通往廚房浴廁的走廊。左是廚房右是浴室連着廁所。因為是這樣的位置，進進出出都不用經過太多不必要的場所。右轉便是梯，直通樓下大門。然而喬十三對於這樣的途徑設計感到煩燥。簡單固是；每天都身不由自主地被逼着去走同樣的方向轉角走廊，他恨自己沒法制服那機械化的自然存在力量。陽光始終照不進房間；因為要穿過偌大的客廳並不容易，況且晨早時候客廳的窗簾一定拉攏。可以放心睡到日上三竿，沒有輻射過石灰牆使人厭惡的熱，也沒有照在額角令人激患的光線。桌子是依窗而置，結果並未享受到真正的光亮。每一次喬十三坐在桌前，或是閱讀或是書寫，總是略嫌陰暗。若他將桌面擺置着的相框——框着微微撇着嘴角無可奈何地淺笑的他的照片放進抽屜裏——相信一定更加黑暗。因此喬十三在房裏時，總張着窗。下午時刻，太陽跳到中天，光依然是不合理想的弱。倒是早晨，彷彿天上有一面鏡把東邊的光反射在壁上，特別燦亮。這是一個無聲的鬧鐘。熱天時候房裏自然是熱，轉來轉去都是蕭條的四牆，比較不落寞的一片有窗和門。壁是剛上的粉漆，並沒有貼

過海報或者其他甚麼圖片撕下來的痕。

剛搬進來時，喬十三並不甚關切房間與它的實際存在。在他心中，他是：既搬進來了，便祇得住到認為要搬的時候。可是那個時候似乎遙遠地鵲候在無盡的日子前頭。好像：從昨天到現在，究竟是多久？喬十三默笑。日子是件很奇怪的東西，但是你活着，你在其間，你是否瞭解它，時間是個很好的技師，可惜不把感情寫在臉上。喬十三微彎下腰來整理箱篋時，跌進來一道光線悄悄在他耳根穿過，就不知落腳在甚麼地方。

後來喬十三搬置得累了，便隨意跌坐在近門口靠牆的一張椅子上，背碰到壁，於是他索性轉過身來瞅那月壁。正陰森，薄薄冰寒從牆裏洩過來。喬十三心裏暗打算：加張圖片吧。就即刻做了。是張自繪的羅拔烈福畫。於是他嗤笑。喬十三一直是這個樣子。他笑，並不出聲，並不等於他真正在笑。他笑，羅拔烈福被他安置在光線不足的陰霾壁上，伴着冷峻。可是喬十三坐在畫前的位置上，或是閱讀或書寫。他並無暇去顧及這點。在塑膠袋裏搜索一陣，他掏出紙筆攤在桌面便寫。

可是他有太多的話要講，他要寫太多的東西。他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之所限。喬十三停滯下來，本着那個動作；兩肘撐在桌面邊緣，曲着臂把掌移到臉去，張着掌到臉裏在掌中。而天黯下來，喬十三頓時一個人被湧進來的夜色啃噬。可是他並沒有作任何一種動作的意識。

可是他並不瞭解自己為甚麼會想着要去寫那麼多的東西。他無奈，一夜的夢魘，他沮喪地盥洗着衣，他頹廢地踱出房間，向右轉，然後走下一級一級的樓梯。可是樓梯為甚麼是這樣子的？可是為甚麼站在樓梯兩端的人，一定有一方是向上走而另一方往下走，喬十三敲敲自己的頭顱。他說：喬十三，為甚麼你要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可是他從來沒有問自己他從雨雨的眼中看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形象？

（你看看，我有甚麼？我一無所有，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你是我所期望的這樣一個性格。……）

聲音來自虛無飄渺間。可是它在喬十三思想裏頭駐腳。似乎也在喬十三緊蹙的兩眉間洋溢。

（雨雨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我的一切。）

可是喬十三却永遠不會告訴別人他歛匿在眼神背面的一切，他的眼眸是太深邃了，像一個不見底的黑潭，深颯颯地靜靜在蛰伏着。不過十分的晶瑩明潔，有時候看像在萬籟俱穆的夜裏，在無雲的天空中懸着的圓月；看得朦朧些月亮宛似一團熔岩貼在漆墨的背景紙幕，緩緩沉着弧形軌迹流下。祇是你見過月亮哭泣嗎？

（我一無所有……）

喬十三看看自己的雙手。

聲音是把鎖，像條無形的鍊枷，恆遠地細住了他的手。他默背的是甚麼？（——我祇好指望你了……）

（雨雨，我並不是不想告訴你我的一切，可是你是否能聽到那聲音？那聲音令我自卑得簡直不敢真正去看你一眼。你像一面鏡，赤裸裸將我的憂鬱抖出來。）

雨雨。雨雨。

在下着霏霏綿雨。

喬十三站在一棵菩提樹下。（可是雨雨，我爲甚麼要如此透徹地瞭解你？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走進你的世界裏去。你笑，因爲你快樂。我呢？不知是誰，在我一降世就把悲舛、坎坷交付予我。）

雨雨活在他日子每一角。

（聲音說：我奔舛了這麼多年，可是我不能滿足你心裏所須要的一切。我並不瞭解你的感受。……你覺得不滿，你認爲委屈，我已盡了力。）

喬十三經常一驚而醒。蟻在被褥裏的下半截身體依然十分的暖和，半截僵在空閒的身體，是由於一驚而起。四面牆壁，在暗裏頭獮獮地笑。他彷彿看到聲音的主人。在牆角，房間的角落。喬十三一陣惶恐，他額角冒着冷汗漸漸沉着臉頰淌下。

（我並不會抱怨過你賜給我一切。我祇是在爲自己的命途遭遇打抱不平。）

可是聲音來自萬丈冰庫深淵，萬霧雷霆地包襲着而來，在咆哮。（我知道你一直在痛恨我把你降生於世，偏偏又把命運讓你負缺。）

雨正落着。

喬十三在反省，我焉能長久消沉下去？我本來的位置呢？現在是誰把我帶離了我原本的軌道，他試着搖醒自己的意思。它貪懶地臥在遙遠的記憶匣子裏。

而雨雨。喬十三開始邁開腳步；雨直直的下斜斜的落。他一點也沒有快的念頭。（反正前面也一樣下雨，快慢又有甚麼分別？都一樣是濕。）而雨雨，祇能陪他講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她活在他日子每一角；是他希望能將其快樂來緩和自己的悵鬱。

他實在厭恨那平平方方房間裏的無形壓力。他恨自己在無意間發現自己和雨雨之間的距離。而一直困擾着他的問題是：資格。現在他連想都不敢想。

房間有太多自己的影子。是租來的，房東太太一直講：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家。

喬十三是不會輕輕易易的三兩句話就讓人逗得落淚。他那無可奈何的笑；淡淡一抹嘴角叫人無法洞悉的神情，時間在額角歇不住脚。他眼睛孕育的不盡然是歲月的真實一面。他一直有太多的話要講，蹙在心裏，他一直有太多的東西要寫，筆尖流不出一個字。

他每一個日子都很可取的。譬如他說：某一個星期六傍晚，我們去夜市，半途被交通攔攔。十分的躁，因為又要看着車輛慢慢滑向前，等到通暢時候。好像人生，我們是應該細數一下在一生平被攔攔的期間和次數。他寫下。後來他又說：星期一，早晨。走過一排欄柵，都高過我。望過隙縫間是另外一個世界。因為我還站在太陽的陰影下，而那邊世界，陽光燦爛。

可是他不说：我想我是喜歡雨雨的。她純潔、美麗。我祇覺得在生命旅途的過路者中，她在我的感覺上佔了某些份量。但是事實為甚麼是這樣的？他一直緘默着。（雨雨我並不期待你去瞭解我。）

（——你能強逼自己去做超越能力的事情嗎？比如說：你鬧得過那股冥冥中使你屈服的力量嗎？……）

喬十三又說：某一個星期二，接到家裏的來信。可是我為甚麼一直那麼害怕告訴你那聲音的主人是誰？

他在黑暗裏對自己講話，彷彿有一個錄音機在收錄着他講的一言一語。也彷彿有一個人，在暗裏頭他躺着靜靜聆聽他傾訴一般。喬十三沉重地呼吸，因為在夜闌，他的聲音清徹而

且響亮。

可是我不能再令他們失望下去。我是始終無法戰贏約束我能力的界限了，父親一直希望我能爲自己的抱負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總無法去實現每一個理想。在我離開家裏時，他們的眼神，就是他們對我的期望。我不能再讓那些憧憬壓制我，我不能恆速地迂執下去。好像我喜歡雨雨，我身後的滄桑令我自卑得不敢去接近她，她是活在那個欄柵外邊的世界裏的。

他有太多的話要說。後來他環視房間四處。是的，他的日子都在這裏頭了。甚至那自繪的羅拔烈福，那空濶的四月牆。他書寫的桌子，抽屜裏的文字載錄的瑣事，都是他曾活過的一千零九十五個日子。如果是下雨天，他會睡得更遲，而房裡的濕氣使他的頭髮徐緩地濡濕起來。他也嘗試去爲這個偶爾機會開懷。有時候當他忘了自己的形象時，他跑去浴室照照鏡子，發現自己的瘦削時，很頹喪地循着來路回房。他一直不甚喜歡房的一切；位置、寬長、門、窗。怎辦怎辦？他才發覺自己一直抱怨着日子。機械化的途徑，無可奈何的朝暮，可是日子曾經欠過他甚麼沒有？他將自己關在房間裏喜怒哀樂共存。忽然他想：若每次我把房間的門關上時，能將那些繁瑣雜念也關在裏面多好？可是；喬十三喬十三，他不會去試過。

喬十三臨出門時，回過頭環視四處。然後他帶上門。走時竟然走得堅毅。

情折

賴治遠汗流浹背地按了對講機的鈕，大約半分鐘的光景，才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問：「誰呀？」無疑的，這女人必是陳湘了。一年不見，聲音還是老樣子。

「我——治遠。」賴治遠趕緊將正向四周張望的頭向對講機靠近地說，帶了些微急促與喘息。不消一會，眼前朱紅色的大木門就「以」的一聲立即鬆弛開來。賴治遠右手提起行李，左手順勢把門一推，便往幽暗的樓梯口走去。沁心的陰涼立即自門內湧向他似的，與門外的塵囂有如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令他精神微微一振；深深吸了口氣，便一個勁的往上走。走到三樓轉角處，抬眼看見陳湘已站在四樓的門前等着，在她的腰間正圍著一塊白色滾着粉紅碎花邊的圍巾，頭髮往腦後貼服的梳去，還結了一個髻，額前却依稀散着幾縷髮絲，她雙手一邊擦着腰間的圍巾朝着他笑說：

「好久不見了！」

「是好久久了。」夕陽自梯間壁上的小窗子透進來灑了一小片橘紅於對面的牆上，賴治遠

笑着地回答，站在陳湘面前呼了一口氣將行李擱下，眼睛朝屋裡望了望，說：「坤成他不在吧？」

「他呀，還沒回來呢！」陳湘邊說着便將身子移向陽台的圍牆，將後身稍靠着牆邊有意讓賴治遠方便走過去，「唔，也快了，這個時候也該下班。」

賴治遠重新拾起行李，進去後由陳湘領着他穿過客廳向屋子的後方走去。「他回你的信該收到了罷？」陳湘一邊說道：「他一知道你要來，高興得不得了，今天一大早就交待我一定要把晚飯好好的做一做，等你光臨。」賴治遠只好笑着，一股暖意流過心底。

客廳看來就完全是典型小家庭，保守而簡單的佈置。陳湘將賴治遠領到書房前，一手啓開房門，先讓他進去後，說道：「睡這裡，也真讓你委屈了。」

「唉，那兒的話呢，這兒很好哩！」賴治遠說着便將行李往牆角邊放下。牆的另一邊靠緊了一座大書架，架上擺滿了書，許多書還是賴治遠所熟悉的——那是他與沈坤成在大學四年裏共同使用過的課本及參考書；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文藝書籍零零散散地擺在書架上的各角。在書桌之旁擺了一張單人床，潔白的床單還散發着幾許新鮮陽光的味兒，房裏也因此洋溢着令人感覺舒適的清新。

陳湘陪賴治遠在房中站了半晌，即建議他早點休息，告訴了他浴室的位置，隨後說道：「我做菜去了。」賴治遠謝後，望着陳湘的背影步出書房。

賴治遠方將濕漉漉的髮吹幹，沈坤成便回來了。兩個老同學一見面立刻親熱的扯在一塊，沉靜的小小樓房驟然間充塞着兩個大男人洪亮的交談。

「收到你的信說要來台北，真嚇了我們一跳！你這一年來在高雄做得不錯嘛！」沈坤成緊抓着賴治遠的肩膀說道，忽地將對方一推：「嘿，你瞧，現在可是公司的特派專員來台北啦！」

「別那廝說，」賴治遠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只够糊口而已。看你，也蠻不錯的。」

「哈哈，別來這一套了。這次在台北準備住多久？」

「五天，」賴治遠頓了頓，「辦完公司的事馬上就走。」

「哎，幹嘛呢，多玩幾天嘛，難得上來一趟！」

「我也想啊。可是不行。現在吃老板，住老板的，什麼事也身不由主了，」賴治遠說着，帶了一抹苦笑。

「賺錢也不能老是賣命啊！看你這副模樣，比以前黑多瘦多了。嘿，不過倒是更加結實了。」

「怎麼樣，婚後生活愉快罷！」賴治遠趁機抓緊了機會：「陳湘比在學校的時候漂亮多了！」說畢還故意眨個眼。

「小心你！」沈坤成立即舉起右拳誇張的揮一揮，說罷即用拳頭推推賴治遠的胸口：「這些年了，還是光棍一條？」

「還是光棍一條。」賴治遠聳聳肩學着他的語氣答。

這時，陳湘的聲音自廚房裡傳來，通知他們開飯了。在飯桌上，又是一番暢談。久別重逢的老友，該有多少的千言萬語啊！當晚，賴治遠還喝了些許酒，帶着微醉昏沉的腦袋進入夢鄉。

翌日清晨，賴治遠隨沈坤成上班之時一塊外出去了，連續之後的四日都如此早出晚歸，彼此見面聊天的時刻也僅限於晚間十一時電視節目結束前的一小時，兩人坐在電視機前東扯西扯談的也不外是一些學生時代的往事，俟電視節目的最後一個新聞報導之後也就彼此互道晚安就寢。

第五日，賴治遠的公事也辦得差不多了，這日，下午就已回到沈家來。陳湘特地燒了幾樣好菜，晚飯時沈坤成還特意開了幾瓶洋酒爲賴治遠餞別，兩杯下肚後，兩人已顯得十分激動：

「治遠，來，來乾一杯！」沈坤成幾乎是喊着說了，「來來，勸君更進一杯酒，何日君再來！」

「乾！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兩人持着酒杯就這樣一來一往，敘及往事時彼此都顯得無限唏噓，並激動萬分，彷彿賴治遠翌日的離去是番生死別離似的，只差兩人沒有相擁互訴！彼此都恨不得將自個的心掏出來給對方瞧個明白。陳湘坐在一旁也只有陪坐的份兒，雖瞧着沈坤成醉得那個模樣又把朋友

灌得爛醉，難得一回爲老友餞別，她也不便說些什麼了。

離情別緒，充塞於彼此心胸，一場似乎愁傷的叙別，頗有依依不捨之情。

模糊之中，賴治遠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當下即給醒了過來，僵怔怔地坐在床沿上，自己什麼時候睡進這房裡來的？漸漸地記憶起來。房門依舊急促地响着，驀地才驚覺要開門，三步兩步啓開了房門，只見陳湘穿着一襲睡衣站在門前簡短地說道：

「高雄來的長途電話。」

「哦——」賴治遠張著惺忪的眼似乎要吃力地思索一陣才明白陳湘告訴他的話。在陳湘轉身離去前，才趕緊說聲謝謝。

原來是公司打來的電話。

電話中交待賴治遠翌日往台北的某公司簽訂一份重要的合約，由於臨時決定，倉促之下不得不深夜此刻通知；電話中並且再三叮囑此份合約對公司的重要，必須妥善處理。賴治遠攔下電話，看看腕上的錶正指着十時二十分，一時彷彿失落了些什麼的似乎對這長長漫夜也不知如何安排才好。發怔地坐在沙發上，對面坐着的陳湘，手中正編織着毛線衣，陳湘看他坐着發怔，於是攔手下手中針線抬頭問道：

「如此晚了，電話裡有急事嗎？」

「呃——也沒什麼急事，」賴治遠方如夢中驚醒般地回答着。「是老板來的電話，他要我明天不要回去，台北還有一份合約要做。」

「那就多留下住一天罷。」陳湘聽聽也沒甚麼大事，微笑地回道，繼續低頭編織她的毛線衣，方才的迷惑也就一吹而散。

賴治遠隔著茶几看著她一針一針地編織著，直覺氣氛有些許沉悶，驟地想起此刻還有一個電視影集節目。在台北四日，每晚十時許，於此電視機前的閒聊似乎已成爲一種固定的公式，今夜客廳的寧靜，却似乎令他覺得不自在起來，瞪住平靜的螢光幕上，賴治遠細聲地問道：

「坤成他睡了罷？」

才問出口來，他又覺得這樣的問題確多餘嘛。

「早就睡了，」陳湘抬眼向他說道，「現在睡得像隻豬呢！」

乾笑後又是一陣的沉默。

「回書房去，睡第二回合！」賴治遠看也沒甚麼可談，故作幽默地告辭。陳湘惟有暫放下針線：

「晚安。」

「晚安！」

翌日，早餐桌上，賴治遠告訴沈坤成昨夜的電話。說完又聳聳肩說道：「真倒霉，今日又走不成了。」

沈坤成聽後，答道：「多待一日又何妨。」可是方才說完，又是一陣沉默。賴治遠似乎感覺一種怪異的氣氛在彌漫着，昨夜的狂歡，昨夜訴不盡的情意，今晨不知怎的已雲消烟散。賴治遠驀地如坐針氈頗覺難挨。早餐用畢，兩人一如過去數日同行的外出時，賴治遠走在沈坤成的旁邊居然感到雙手不知擺向何處才好。在沉寂的氣氛中，兩人似乎只有回憶昨日如蜜般的情意。

傍晚，賴治遠終於辦完公事回來了。晚餐顯得十分莫名的尷尬；今日的尷尬，似乎是昨夜情意的透支。怎的今日兩人反而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彼此彷彿在一夜之間變得拘束起來。禮節也無端的多了。賴治遠還真希望沒有那個電話，更希望自己去不想昨夜，一切已顯得如此乏味了。飯後，他一人躺在床上，真恨不得就能立刻回去，心中苦苦的想：一切的美滿，真實的成份還相當令人懷疑呢。

談博士學位

在廿多年前的星馬，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可說鳳毛麟角，都很近超人。別人把他如此看，他久了亦如是想。現在，博士學位已滿天飛。阿狗，阿貓，阿牛，阿豬都可以擁有一個博士學位。因此說明了博士已不是稀有動物；但當作一種地位象徵，博士却越來越吃香了。至于博士學位有什麼社會功用，可謂人言人殊。但可歸納成一點：表示有料。這個「料」可能是智慧和毅力，可能是財富，亦可能是社會關係。本身真否有這些「料」是一回事，但別人作如此想，那才重要。這也可說，目前有許多博士學位是不必攻讀的。

先扯攻讀而來的，或正式的博士學位。此種學位種類繁多。一般上，都稱它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或簡稱Ph. D.)；哲學此義是泛稱，即英哲之士。在古希臘具有高深學問的人，皆尊為哲學家。亦有些學校頒「科學博士」頭銜給理科學生。醫科的博士多用「哲學博士」頭銜。至於Doctor of Medicine(或簡稱M. D.)在星馬稱為「醫學博士」那是因為本區的「醫學學士」被稱為 Medicine Bachelor之故。但M. D.在北美是「醫學學士」。其修讀年限與本區的普通醫生一樣。嚴格的說，他們的頭銜不能譯為博士。醫學學士是指一般的畢業醫生。醫學博士在美從事科學研究。亦即謂，他們雖有行醫資格，而一般上都不

專業行醫。本地區的醫學博士側重於行醫，所謂專科醫生是也。由於他們所投資的成本大，諮詢收費當然亦高。

那麼，哲學博士是幹什麼的呢？在數十年前，讀博士學位多因興趣而讀。目前，此學位幾乎已成爲教大學的教育文憑。在工業先進國，有不少博士在私人工商界任要職，行政或研究。在東南亞一帶尚未開風氣。大部份的工商科技機構在目前用得上碩士的，其規模已不小了。

正式的博士學位因學科不一樣，其平均修讀年限亦有異。一般上而言，數學的最短，文史的最長。數學學士攻讀數學的博士學位平均僅需花三至四年。其中碩士學位九個月至一年便可完成。文史由學士後算起，一般上要花六至八年。這僅指北美洲學制而言。其中文史者多需修讀碩士。而花兩年在碩士學位上算是順利的。之後，需再花至少一年在選課，另一年至一年半在準備「全面攻試」，以及撰寫研究計劃。此三關，每關都危機重重。一不小心，走路的大有人在；要留下，必須多花一兩年。

當此三關一過，尤其是全面攻試一關，就算是「博士候選人」了。即俗稱「准博士」。下來，半年搜集資料，另半年整理及撰寫論文。再下來的一段年限，學生是不易控制的。全數操在論文指導教授的手中。更糟的是，有時其他的論文指導委員故意爲難。每次審閱論文會給拖三四個月，到最後全部委員准予呈送論文作審閱時，已花去兩年多了。學位仍未頒發。論文送上後，還須通過論文口試。雖然很少不通過的，但通過後要作重大修改的時有所聞。重大修改經常需半年。這樣一拖，有時八年亦不够應用。學士以後再守十年寒窗而獲博士學位的，在北美而言，不是笑談。在英歐情況則不太一樣。

在英國，或純英制地區，攻讀高級學位的年限不長。但亦可能很長。年限不長的原因是該制度下研究生可不必修課。亦當然無「浪淘盡」的危險。第二年若寫好研究計劃便可開始搜集資料。第三年整理及撰寫論文。第四年左右便可送到校外校受校外攻試委員審閱，時間長就在這一關。校外攻試員可以壓你的論文一兩年，兩三年不等。這就要看你的指導教授的爲人與名氣。如他是一個 *Timmy Who*，你就得再浪費幾年的青春。一般上，你的指導教授會找他的舊日學生或友好去評閱你的論文。這樣，既快又有把握。依此一般程序，大學後再花三至

四年就可拿個英制博士。

英美兩種制度各有好處。英制的博士學位全看論文水準。美制下論文只是部份的要件，因研究生尚要修課，致各種的試。但亦較有預測性。不至等到三四年後才因論文不行而被刷掉。美制的博士是「博」「精」兼顧。英制的只「精」而不「博」。通常英制博士較適合於從事研究工作。教書方面則只能教他論文有關的那部份，或「回鍋」一下大學時代所修的課。英制算是較適合于天資聰慧的學生，美制則彈性較大。依研讀的程序來說，美制較長，英制較短。但這不能衡量個人的天資，它只能反映訓練上的博或約。若以薪制來看，美制的博士是較吃虧，因花的年限較長。

歐陸又有一種我們不甚了解的學位制度。尤其是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及法國等地。據說（以下有關的全是據說）在意大利大學畢業生就是 *Dr.*，印度及印尼有些學校亦採此衡制。以年數及訓練而言，這個 *Dr.* 不可能相等於英美制的 *Ph.D.*。但由於中文一有 *Dr.* 就自動變成博士（過去連醫生亦被混譯為博士），因此，意大利的大學生在本區連升兩級。

據說德國法國又有另一種學位制。世界二次大戰前和意大利制相近，即大學畢業生就是 *Dr.*。之後改為大學後再修業二至三才能獲得 *Dr.*。這只是學校頒給的學位。不能充任大專教授。若要當教授，必須再攻讀，或等待頒予一個 *Ph.D.* 或（國家）博士學位。這個國家或教育部核准的博士學位才相等於英美制的博士學位。若所聞為真，則歐陸的 *Dr. de* 或 *Dr. der* 等不能統譯為博士。該區無碩士制，譯碩士不當。譯「准博士」或「一級博士」或「哲士」恐無傷大雅。新聞界對此類學位制不明瞭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本地到歐陸留學的不多。且因語文不通，譯起來只好望文生義。不過，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非英語系的學生在歐陸能花兩三年拿一個學位，那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至少要花一年在語文訓練上。

其實，不論甚麼制度出產的學位，只要他日學術上有成就，結果是一樣的。要爭執的也許只有一點：由於訓練年限相距太遠，薪金始點是否應與英美制的一樣呢？

以上所談的僅限於攻讀而來或正式的博士學位。另外尚有贈送的「名譽博士」學位及以錢買來的「函授博士」學位或「不名譽博士」學位。

名譽博士學位是大學當局贈送的。亦即謂，受封人不必一定已擁有正式博士學位。比較

常見的兩種名譽學位是 *LL.D.* 及 *D.Sc.*。受頒贈前者學位的更衆。中譯爲「名譽法學博士」。當然，這並不意味受封人對法學很精通。這一學位多贈予某些在某方面有功之人士。在損基金，拍馬，及其他方面有貢獻者，皆在受封之列。比較純學術性的是後述的「名譽科學博士」學位。（上已述，有些學校的正式科學博士亦稱 *D.Sc.*）這種學位多給予已有正式博士學位、且在科學上曾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另又有一種「名譽文學博士」（*D.Litt.*），是專贈予在文學上有地位的人士。

名譽博士學位受封者中，有經常使用此頭銜的，亦有完全不冠用的。這是一個個人心理問題。但在大學當行政首長的，多想法搞一個此種學位來。有由自己學校封回自己的。亦有應用「禮尚往來」一招的。這一招是我代表學校送你一個學位，明年依默契你代表貴校回贈我。皆大歡喜。不過，現在當大學校長而沒正式博士學位的不多。因爲無此學位，長校的如何去管理那些有此學位的教員？開起國際性會議來，別人一定以爲蜀中無大將。爲此，他們多設法在事前事後弄一個名譽的來頂充頂充。此美洲有不少學校每年都封幾名。受封者不限於當地知名人士。頒贈名譽學位的動機及目的相當複雜，因此不能單以頒贈當局的聲名而估定該學位的價值，必也看看受封人的背景及其真正貢獻。

下來一種是「不名譽博士」學位。由于這種學位不是面授的，故亦可稱「函授博士」學位。正式博士學位不能在家自修，而需親自攻讀，面對課室而得來的，故不函「授」。「名譽博士」受封者必須親自出席頒學位，亦是面「授」的。只有以錢買來的博士學位既不用面「授」，亦不必面「授」，故統稱「函授博士」。另一方面，正式的博士學位純以書信自修取得的尚未聽聞過。以此方法取得的學位目前似乎僅限於學士及碩士水準。（不過，聽說日本有些學校有一折衷方法授予博士學位。你需註冊，不必到校，但要繳出論文及參加口試。進一步情形就不得而知。）目前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歐洲某些國家的「私」立大學，有「函授博士」學位可買，膚色不分「青紅皂白」，一視同仁。三四年前是二千美金左右，現在大概已漲價了。

由于目前許許多多的大學每年都製造出不少的博士，以致有博士過剩的現象。美加在數年前有不少正式的博士因找不到適當工作而駕駛計程車，亦有到餐館任職的。在先進國家，

博士學位僅被視為研究工作的開始。或者，博士是可以作獨立研究的學者，有資格担任大學的教員。他們其實只專而不博。美制博士是博在他所學的那科，而英制博士是博在有關他所寫的論文的智識。除此之外，他與你我的差別不大。在後進社會中，只有博士才被看成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智識份子是不甚恰當的，有不少沒擁有正貳博士學位的學者，其學問之淵博真令有學位者瞠乎其後。此中例子不勝枚舉。

在美加的大學裏，學生多稱教員為教授或先生。冠以博士之稱的不常見。教員之間多以小名或某某先生稱之。但在英國或英制的大學中，除了系主任必稱教授外，其他有博士學位的教員必須冠以博士之稱。甚至同事之間亦如是彼此稱呼。學生更不能不小心。其中一大原因可能是純英制下只有系主任才是教授（而系主任只有一名），其餘的各級的講師總希望有個合俗的稱呼。中國語尚可稱某某講師；英語中把名冠上講師尚未入俗。（其中律師、建築師、及工程師等等亦然。）另一大原因可能是英國佬比較勢利，或重視身份地位。錯把博士稱先生，對方經常會來一句：I beg Your Pardon。粗譯一點（但原意尚在）是廣府人的：「你有冇搞錯？」

在馬來西亞，我想拿督的人數比博士多。兩者的洋音相近，且前者比後者更好用。我們又何必捨近求遠呢？

（本文完成後兩日閱建國日報報導云：購買英國的「不名譽博士」學位只需二百磅。價格似乎受到競爭而大降。）

十月廿二日

家毅的散文

靜靜山

因為又變更了生活，所以又換了房子。這是一所難得的舊式房子，一地青草爬上雪白的牆和柱，連着赤瓦烟肉，矮矮壯壯，由門楣處可瞻望遠處怡人的山和不說話的天色。這樣極好，我帶了速寫簿子和筆來，還有曲奇餅乾和牛奶，聽着些若「眼中霧」的老歌，便幾乎完全忘卻了上一段生活的滄桑。每一個早晨，太陽晒進我的帳來，正如以前我住的房，我總在睡裏感覺到它熟悉並且守時的光亮，熟悉地醒來太陽真像是不解的摯友，日日不忘探望。醒來時人人必已上課去了，我習慣性的扭開收音機，像扭開一日流水潺潺的時光。歸來時則坐在階上，或睡在廳裏的帆布椅，有人吹笛，有人拉二胡，冤冤都郁，翻着快過時的報紙，談着些趣事。一日之後，誰也不想動，彷彿是天空正懶洋洋的黃昏，半清晰半朦朧，徐徐有人家的烟在窗上舞動，遠處的青山便額外令人感動。再晚一些，我踏着腳車去找阿真，帶了

些漫畫書去又帶了些漫畫書回。阿真住在不遠的地方，她的房子終年蔭涼，大概在大樹底。我倚在書桌旁說笑話，阿真抱着枕頭，天真地笑，與兩三年前無異；班在另一角落繪他的圖。說無異，誰會是真的無異，許多事物在生命裏打轉過一趟，便掀進記憶裏去，由你終日憶起。那日我做一個塑彫功課，那人的手縫裏長出一棵葉子來。旁人不明白所以，我道：若一日能變做樹木，豈不有趣。那會是真的有趣，如今傍晚時分我總看他遠處的山，有許多四四方方像盒子般整齊的小屋拾級並排在山坡上，委婉小徑由纏綿至首。那山青青靜靜，有雲飛過，伸手可摘。他坐在那裏，像個年輕的詩人，我看見他眼裏厚潤的光彩，便立下決心，向他學習。

同 房

每至夜晚七時多，這些壁虎便成群結隊的游行在牆壁上。緣因這裏草密，人疏，屋散各角，蚊蠅都飛來聚集在溫暖的燈光裏；幾乎各類俱齊，皆是淡灰黯褐，一點也不顯眼的小飛虫，停在發亮的繪圖桌上，貼在柔軟的帳眼間，便賴着不動，打算終夜如此賴息。

起初尚不發覺屋裏如此熱鬧，因為向來有空便極少在此逗留，匆匆丟下書本，便行街看戲去，或者早睡早起。近日功課漸漸加重，自己倒像一隻蝸牛，僵僵在桌燈下，情趣亦狹隘了。有一回女同學路過，進來探望，竟說道：你這裏的虫真美。才開始同情那些滿身疲憊，不知名堂的飛禽走獸。

可是這裏最好看的還是那些壁虎，粉紅色像剛剝下了一層皮，隱約中透着皮下的肌肉，肥壯結實，像才落地的恐龍。牠們滿不在乎的四處幌蕩，覓獵，甚至自屋頂角，追逐至天花板上。似乎永遠都充沛精力，年輕煥燦又無憂無掛。

飛蛾蚊虫之類往往難逃劫數，三五公分之內，壁虎加速而行，緩慢下來一停，飛虫便已被銜入口中了。每回放下課本流望到這種情景，總感到遺憾，也沒看清楚小虫掙扎過了沒有，就這般完結了一條生命。

雖然有時饒倖，在壁虎伸舌的當兒，小虫高飛而去，但是多數則過份信賴這安逸的陷阱，停在那裏

不知道危機。再者壁虎們覓食態度無比認真，眼裏只瞪着獵物，腳下齊伐趨向前，又穩又準又狠，漏着幾稀。

每逢讀至深夜，溫度下降，濕氣漸重，壁虎「唧唧唧」的得意聲亦漸無所聞，房間才真正地清冷下來。說是清冷，其實是詭異，連桌燈也渾着靜止的一圈空氣。有一回天快亮時才趕完功課，身體冒着一股熱氣，衝向髮間。轉頭却看見黑暗的床角，站了隻大魔鬼的幻相，壓着床頭沒有軀體的靈魂。洗臉時真被通紅的臉色嚇了一跳，連夜不睡，竟然耳朵眼睛身體都紅得像成熟的壁虎。

毫無疑問，房裏的壁虎已經不用語言行動地走進了我的生活，幾乎是視覺裏的一部份。即使黑夜熄了燈，聽見一連串宛若敲門的敲打聲，便知道這些同房寶貝們，又在用口撻暈衝在嘴裏的蚱蜢或螳螂，清晨又有掃之不完的小米粒穢在課本上。我的感想，正如我與別人說：是同房，就得妥協。

飲水思

生平嗜杯，大衣櫃裏鎖着的便是那幾隻大小不等的稀奇杯。杯裏盛載着不同的故事，從來沒有人問起，從來沒有說。可是一日艷陽天，却碰破了其中一隻大玻璃杯，八十公分高，擊中水喉頭，水從破處泊泊不止的湧出來，像血。我繼續洗它，像沒發生事一般，撫觸及破緣，刺傷手掌，才發覺水裏混着血液的淡褐色，真的不是夢。抱着破杯和碎片同房，房友問及，我無頭無尾的答：不過是一則杯的悲的事。

你看，到底不是我要想起的。你也有同樣的一隻大玻璃杯，八十公分高，盛着相同的故事。它是否仍然健全無恙的裝着你喝的開水呢？我的杯還在案頭，我再不能喝它軀裏的美味，現在我用它來調色，洗筆。我怎捨得丟掉這麼一隻難得的杯呢？

半篇

和阿花坐在大廈的進口石梯，黃昏正匆匆降下。六時未到，滿天和暖的空氣，夜裏大概會落一陣輕

雨。我們在等阿真，她和她的小型卡車，大概正在路上。許多車來了，許多車過了，阿花坐在我的雜誌上說着些不及義。聽着笑着，又有一輛汽車停在眼前，印度男人由後車廂提出嬰兒車，夫婦置妥嬰兒，推着小車消失去了。現在我才驚悟這叫人生。阿花說要轉行，我笑答有何不可呢。只要不懊悔便好了，生一回，實在沒有必要就待下去。我知道阿花從不懊悔，況且又不再是從前那種唯情唯美的年齡。我們都不是了。譬如今夜匆匆一聚，七八個人放下身邊的瑣碎，天南地北的趕下來，一聚標記着一次的無恙，但其間多少也有不同的吧。去日我們同處一地，然後像爆開的豌豆，豆散各地，今夜我們抱着自己的故事回來，言談總比感覺膚淺。茉莉莉和他的新裝，阿真和她談不完的电话，阿Q和她的失約男友，阿輝和他的藍紅。我提着筆，重新組織昨夜那段回憶的此刻，只能莞爾一笑。阿花又想起甚麼不快樂呢，隱臥在絨椅裏，側過頭望着電視。但是我們是快樂的，因為世界上沒有認真的得失，天真和純情只在上一段歲月和騙人的電影裏才有。榮祿吹熄他的蠟燭，來不及許願就大刀切了他的蛋糕。這夜他提前的生日宴，我笑說提前這回好事是明晨醒來發覺自己竟又年輕一歲。大家笑了，可是我們留下來的金筆書架金刀鑰匙，若明晨閃爍在他書桌前，他必記起昨夜的談笑。回家時在車旁回轉過身，我看見榮祿的母親站在門旁招手，而她看見我們生命相聚的一段歡樂。

- 不完夏
- 家毅著
- 一本風格清新的散文集
- 每冊二元
- 學報月刊出版
- 即將出版

兩篇

細訴死亡

死亡，曾數度以不同的面目呈現在我眼前。每一種面目，都是那麼的令人心絞。

那夜，練拳後返家。走到組屋梯口，見帳蓬四起。心知不是有喜事，便是喪事。好奇地往帳中望。整個情景，如雷似的將我擊僵在那裏。在昏黃的灯下（那灯想是臨時倉促間挂起的）臥在木板地上的是一具幼小的屍體，蓋着一張紅紅的氈被。從其凹凸的人形來看，死者不過是六七歲吧了。六七歲，本是牽着爸媽的手在黃昏裏嚷着要蕩鞦韆，吃糖果的日子。生命應是首輕快的歌，而笑臉更是他小小的特徵。但我眼前所見，却是那張紅氈覆蓋着的人形。不見面目，不知男女。他默然的蒙着臉，靜靜的躺在那裏，以斷續不止的親人的嗚咽及路人簡短的惋歎為伴，等着訂製的小棺到來，等着小小的墓碑雕成他永久的居所。

第一次十分接近死亡，是十歲時候。那一次，它成功的奪去了大弟的一切。事隔廿年，如今猶能清楚地記得大弟如何睜着眼，狠命的喘着氣，爭取留在人間的權利。猶記得他臨終前，幻見祖父及好多陌生人的面孔，出現在窗外的表情。他臉上的恐懼是無比的，他直喊着母親，雙手緊握着任何被他抓住

的東西。他的眼凝視着前方，旁人看了，都知道他雖張着眼，但什麼都不着。那時的我，只感到整個房子充滿一種詭異氣氛：大弟的恐懼叫喊，父母的慰言，醫師不斷的把脉診斷，鄰人擠在房門的對話。那夜，大弟被送去醫院。他一向是我的玩伴，離去時，我僅匆匆的瞥了眼，這一眼，誰知竟成永訣。

及後，漸長大。親戚中，不斷傳來有人謝世的消息。更感到死亡的無情。更感到生存的榮幸。記得有本書的名是：活得快樂是最好的報復。我想，對死亡最好的報復，亦不過如此。

豐子愷的太太因流產而失去一子。豐子愷特之爲文「阿難」以誌。文中痛心的寫道：阿難，一跳是你的一生，你的一生何其草草，你的壽命何其短促？我與你的父子情緣何其淺薄呢？事實上，豐子愷還是幸運的。他曾看到阿難，甚至感覺到阿難在他手上一跳的生命。但現代人可能連這點都沒有。

數年前，接到一封公函，是產科醫院的賬單。先是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後來一問，才知是妻子去墮胎的費用。再問清楚，知道那胎兒已有三月大，是個男的。却在我完全不知的情況下，被奪去了入世的權利。我沒見着他一臉，更不知他個子已有多大，但若他能九月而入世，必會帶來多一份親情。而今一切都變成我手上冷冷的單據。我狠狠的和院方吵了一場。結果是：只要女方同意，我們便爲她動手術。這個不會見面的兒子，却成了我永恆的痛楚。死神，算是選擇了這個良機，和我開了個痛苦的玩笑。多遭棄途後，死亡對我已失去其威脅力。生存，才是重要的。正如卓之與春風，菊之與秋月。能生而快樂，活而滿足。何時它要來訪，已不關重要了。

心橋

將時間與空間都融入自己體內，成爲自己的一部份。惟有語言的聲符例外，它似湮沒已久的傳說，不再立足于今日的時間地盤上。日間，除了清風的耳語與市車的喧嘩；夜裏，除了孤灯與蟲聲爲伍之外，再能計算的，便是自己。

你要給它個名字，它便是寂寞。

好多的人，都忌與寂寞爲伍。寂寞來訪時，心亂如麻，茫然若失。一時煩亂，不知置身何處。因而逛街市，迷電影院，或尋友長談。總總過後，返家開門，寂寞依舊笑臉相迎，他便可能舉杯直醉到天明。更有甚者，爲了要驅寂寞，一時人性盡失，無條無理，賭氣的去「愛做什麼便做什麼」。直到有一日，寂寞悄悄不辭而別，攬鏡一照，驚覺自己已成殘枝一束，恨事纍纍。于是，便把結果推到寂寞身上，都說：寂寞害人。而寂寞我天生之無舌者，欲辯亦無言。

其實，寂寞柔順如貓。它來時沒有聲響，去時不留痕跡。它帶着廣大的沉寂的心鏡而來，要你利用它，在鏡前看清自己的面貌。它在蟲聲唧唧的夜，冷卻你心中熱騰的亂火，驗清那團團的痴愚。冷靜及清醒是它的特性。依靠它，釋迦在菩提樹下，走出人間。依靠它，耶穌基督從山上走下時，決定生死不足挂在身上。也只有與孤寂爲伴，夢蝶才能寫出：

恰似在驢背上追逐驢子

你日夜追逐着自己底影子

直到眉上的虹彩於一瞬間

寸寸斷落成灰，你才驚見

有一顆頂珠藏在你髮裏

寂寞，始終是屬於人間的。它有它固執的一面，要來時，誰也拒絕不了。要去時，誰也留挽不回。而它，是一道通向人性深處的橋，在夜的懷裏，無聲的架起，等着亮着眼的人踱過。橋的另一端，景色繁然。

（七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于杜佛一二三三三）

繫艘小札

變質岩

煙窗

每個早晨，我總是比太陽起得遲。我依賴性很重地老是等待着晨煮酒到我臉上來把我催醒，我就這樣一直不捨得爲這四五扇百葉窗披上窗帘。然而，在偶然的時候，我會因爲莫名的緣由而比太陽起得早。停在樓頭，屏息凝神地欣賞那一道道不刺眼的紅光如何自水天之界冉冉升起。然後感歎被她粉裝渲染而形成的江海氣派，一片初陽的紅色。於是整個海面都跳躍着喜上眉梢的微浪。透過各物的閃光，我便讓早晨的太陽，喚起我一天的幹勁。

當然工程在進行中，那巨型機械能發出的聲音我是不會在這房子裏聽到的，原因是那填海的工程距這裏不遠。但是我每天却能在沒有生息的靜穆中感覺到機械在勞作，也能在微動中感覺到機器稍息的靜態。我很欣賞這個。你會問我爲什麼，讓我說給你聽聽。主要是那煙，那些機械能吐出的煙。

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幢長長高高的煙窗，直直的突出而忠實地立在這一片填海工地上。由於他的顯赫，你一眼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存在以及他的一舉一動。

在早晨的時候，通常會有輕輕柔柔的微風，把剛剛自烟囱口中進出來的白色，稀茫的烟指引去隨着輕風的方向，若是東風，烟便指向西天，若是西風，烟便飄向東邊。只要是風向沒有更變，烟對風總是忠心耿耿的。當冒出來的烟開始濃厚起來，便形成一縷烟柱。不是直挺挺和烟囱一樣向天的，而是一根與地面平行的粗綫條。然後在不遠的地方，這些烟便開始向四方擴散，無休止地瀰漫在週圍的空間裏，而與大氣混合爲一。

而在黃昏的時候這樓頭看不着日落。你只能用你的感覺去計算，或者應該說是去估計，熱與光在逐漸冷淡消失的速度。許多時候沒有風，那些將近尾聲的烟乃直直的冒出來，垂直於地面如挺立的烟囱，在向晚的天際，這些灰色的烟濃得那麼雄壯，向上向上，差不多像是一柱頂天立地的柱子，使人想起孫大聖的金箍棒當年在水晶宮時的樣子。烟柱子真像是要擎住欲覆下來的天幕以及欲沉埋下去的殘陽。一時方圓數十里，沒有能够和烟囱和烟柱比高的東西。我開始以印象派的手法描出這樣的一幕向晚景色。

你看，我畫了一條水平綫，然後在水平綫上畫了一條與水平綫垂直的直綫，延長延長，至紙的上末端。然後我聯想起這樣的古詩：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我在紙的背面畫了一個圓圈，然後一根長長的水平綫將圓圈橫隔成兩半。上半個是落日下半個是倒影。

然後，我知道自己又錯了。

(七七、五、二 記于新加坡殘燭螢居)

南子

短詩二首

湄南河

從創世紀就開始

一千二百公里的嫵媚

湄南河。在遠古

所有的傳說都是：

山魃吮吸日月的精華

兩岸充溢水族的悲歌

第一聲槍烟響起了以後

我們在水上市場溫習昨日的政變

踱步在曼谷狹隘的街道

烤雞的肉香已瀰漫彈藥的烟硝

昨日的轟烈屬於通訊社的報導
行人屬於巨幅電影廣告的配件

無題

14.11.1977

在一次小小的獨立以後
他的影子

已隨夕陽隱入山外山

他的名字

是一種悠遠的傳說

然後我們開始飲菊花酒

讓酒精在血管內

呼嘯成風與暴

我們吆喝

僅僅為情緒的渲洩

以及一種淺薄的少年愁

14.11.1977

張
塵
因

貓

牠儼然無爲的化

老聃出關後的致命

與隨性所之

料想也不過如此

把軟綿綿的白肚皮

慵怠的翻向天賜的陽光

在無數段落中睡夢中

牠在撲蝶（那些

輕佻而花心的蝶）

僵伏、蟠踞、肝視

緊張如滿弓

全神貫注於

牆上一隻凝定不移的守宮

時間復活時

牠已是個無欲的瑜伽行者
伸一個涵剛於柔的懶腰
那增一寸則肥的身材
羨煞了別具慧眼的鏡

牠最知道搖尾巴的藝術
不，不是知道

牠不自覺的搖曳抽搐着的
是猶性玄機的渾然延伸
於是就這樣爽爽的擺蕩
就這樣過癮的牽動——

從那王儀的頭臉

直到那觸鬚般敏感的尾：

一具制約完滿的 *biocomputer*

如果一隻巨靈的手來摩挲
就靜如處子的

享受從頭滑背而下的

天物合一的佛性極樂

旋又不即不離的優遊而往

古君子似的乘興來興盡去

在牆頭簷前路狹途窮之處

有心無心的一伏一縱

就無聲的登上存在的彼境

髣髴要把九條命都活個滿足

樓雨安

古老的井

此時，誰仍在林中神守

誰它不再敵他古舊的驚情？

一隻守林鳥，已倦累

而一隻哀怨的蟬

用他月光的翼，淒淒地

哭醒一口古老

而且微腫的井

悠柔的夢境，自涓旁滑下

那麼多老去的記憶

再想不起開頭了

當提着螢火和星燈的時候

他總錯疑自己，早已

悄悄死去

如今，他悠悠醒來
開始發現，他已沒有水的記憶了
只有一個穿上青衣
生鏽的桶，空洞而
無奈地躺着
他從前錯誤的
投向

在深夜的盡頭
在林子的盡頭
在歷史的盡頭
他的理想，已完全
破滅
他只好偷偷飲着
沒有知覺的
月光
然後，痛楚地
死去

廿一日八月

周望樺

海峽的守更人

——
隨軍隨想

夜將槍管凍成鐵冰棒
有人持械
向天庭開戰
衆星紛紛失足落海
在季候風統治的水浪中垂扎
把沙們踢哭的
是黝黝的守更人那廝
咽朔的淒清
咽望的沁冷
他一步
一步一腳印
足足都踏成斑駁的海堤
防止
那道淒清
那道沁冷
決堤洶洶滾滾驚惶驚惶狂跌而來
而來 而來
淹沒
守更人
同他的影
成一輪孤絕鹹寒的幽夜

我的寓言 No. 5

陳政欣

殺人電視機

午夜。

妻子及孩子們都在樓上睡了。樓下大廳中，利華一個人半躺在沙發中，左手半扶着眼鏡，半眯着眼睛在看電視。電視正映着每星期六的半夜場，利華不想睡覺，下午二點半睡到近晚餐時才起身，這當兒，他一點睡意都沒有。

電視正映着十九年前的一套西部打鬥片。銀幕上盡是牛仔們騎着馬跑來跑去，這套片實在引不起他的興趣，但他還躺在沙發中，看電視似乎是他的義務似的。

起初，銀幕的鏡頭慢慢淡出，然後漸漸地一個人頭在銀幕上出現，那是電視台的主持人。他是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戴着白金框眼鏡，微笑地向觀眾打了個鞠躬，口氣很溫和愉快地說：

「諸位觀眾，打擾各位欣賞每週半夜場的雅興，我很抱歉，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在三

十秒內，各位觀眾將會繼續欣賞到你們剛才在欣賞的西部片。我們的技術人員正在接駁關閉電視線。」

「好了，本台對剛才的擾亂向各位觀眾道歉。」

「李利華先生，你好！」

坐在電視機前沙發上的利華幾乎嚇得跳了起來。

「李先生，嚇着了，本人向你道歉，李先生，別擔心，我們有些事要和你商量。」電視主持人在銀幕上抱歉地說：「剛才我們的技術人員已把貴府上的電路線關閉。本台同仁希望和李先生要一件東西。」他溫文地微笑一下：「我們希望要先生你的性命。」

「要我的命？」利華睜大眼睛，驚奇地朝着電視機喊道。

「是的，先生。」主持人還是平靜地說：「當然，我們不會令先生你吃虧。我們要你的性命，是符合我們世界性的原則。我們你的命，當然這必須是個公平交易，我們並不是壞人，我們會公平地和你談判。」

利華向樓梯看了一下，還好，沒把樓上的人驚醒。「你說吧，怎樣的交易法。」

「先生，你必須相信我們，」主持人還是露出一口皓白的牙齒，溫和地說：「你必須相信我們，我們有操縱生命的技術，我們要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就如跑進超級市場，要誰的命就是誰的命。當然，你不相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有個情報組，對你的健康情形，我們有齊全的紀錄。例如，先生你目前的健康的病源是心臟病。根據我們的報告，前天上午十時五十五分你在辦公室內發生了輕微的心臟收縮，一陣的絞痛使你伏在桌上，手緊按着心頭呻吟，對不？」

利華愣住了，主持人所說得很正確，前天上午的確他的心臟不尋常的收縮。當時辦公室只有他一個人，主持人怎麼會知道這回事呢？利華結巴巴的說：「你們……」

「我們怎麼會知道，是嗎？告訴你，這是我們情報組的效率，我們還有行動組，正如，我只要按下我眼前的按鈕，我們的行動組就會發出某種波率的電波去刺激你的心臟，你的心臟就會收縮，你就會心臟病發作而死，你相信不？要不要試試？」

說着，主持人在他面前的按鈕壓了一下。

似乎有一股電流驟然間冲向利華的心臟，他感到一種麻木，然後心房開始慢慢收縮。一陣陣的絞痛從心臟向四肢蔓延，大顆的汗從額頭冒出。利華怒張着眼，喘着大氣，連聲向電視機說：

「我相信，我……相信。」

主持人笑了，愉快的微笑說：「李利華先生，這下你該明白了。你已受我們的控制，就如千千万萬其他的人。」然後，他攤開他面前的紙夾：「李先生，我們跟你的交易條件如下：我們要你的命，爲了公平起見，我們已作了必需的安排，你的孩子李成發在板城會買了張彩票。我們的營業組已安排好了讓你的兒子在這一期中頭獎，這頭獎的獎金就是你性命的代價。你的妻子，家人這一生就以你的生命而換來了富裕。」

「如果我不接受這宗交易呢？」利華喘着氣說。

主持人又笑了：「李先生，你該明白，我只要按下這顆鈕，你就完了，知道嗎？這宗交易必須完成。」

「如果是這樣，你又何必來跟我交易？這是謀殺呵！」

「李先生，這你就錯了。不錯，我們隨時就能拿你的性命，但我們生長在這個平等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有他基本的人權，在沒有得到你的允許之前，我們不會要你的命。即使要了你的命，我們也得給你某種補償，是不？我們尊重所有人類的人權，我們是文明的人。」說着，他把紙夾閣了起來：「李先生，你完全同意我們這項交易，是不？其實，李先生，我們要你的命，因爲世界人口太多了，你需要讓出你的位子給一些年輕人。李先生，想一想我們的後一代，想一想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世界，你會同意我們的這宗交易，是不？」

第二天，李利華被發現心臟病發作而倒斃在客廳上的電視機前。

同時，他太太收到他兒子李成發從板城打來的電話：他中了彩票的頭獎。

七六年六月

還珠記

臘月冬殘，正是一年將盡的日子。這月來，天雨纏綿，把人悶得快暈了；每年這時節，譚可麗一定趕着回西城，爲的是趕上母親的忌辰，在那一天和着家裡人，大家和桌共飯，悼念起母親的生前種種；陪着窗外發霉的天氣，冷嗖嗖的擊撲案前的長明燈，那火舌藍一陣紅一陣的跳躍；伴着案几上母親的遺像，那景況既懷愴又落穆；她每次回來，都好像煎受那無名的痛楚，然後把一顆破碎的情懷，帶回東城裡來，在無數的夜晚，因夜來風急，她被窗外的雨聲催醒，冒了一額子的汗，又做了一次惡夢；夢中長明燈一霎時熄了，一室漆黑。隔日她下課之後，校工送來了一筒電報，密碼式的字意，說是母親過世了，電報是父親拍來的；她立在校園裡，清一色的雲氣，逐漸把她包圍似的，她那一天足足昏沉了整小時，朦朧中醒來的時候，已是月華滿天了；她自己事後也有混沌的感覺：到底事前她有凶訊，收到母親仙逝的消息，或者母親去世之後，她每於雨夜，臘雨連綿的時際，她會突然憶起那空蕩蕩，吊在漆空的長明燈突然掩熄了，繼而報知她母親過世的消息！她會悚然驚醒，拳着手，牙齦扣得緊緊。像經受極大的痛楚，久久不能自己；——其次，她務必於冬末歸里，因爲年考甫自結束，明年學期，她又將準備新的課程，她是輔導主任，閒不了的，所以，開多就定了車票，票子是本城的一家田料廠司理，她的男朋友程尙維訂的。那一天他們在電話裡商議定了，尙維說：「應該我陪你回西城的，反正我在享受年假，我又不曾見過妳父親，我是應該見見的！」可麗見他說的着實，心念從前在鄉下，父親親自許下鄰鄉哀再

川的婚事，自己因一時執拗，兩父女幾乎反了目，這次把尙維帶回去，他老人家不念過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想到此，益發思念起生母來了；那一年正是母親從中攔計，才讓她走落東城，完成了學業，並且落了根，找了一份教職，因此遲遲了程尙維；這事一晃開五年；母親去世了，自己孤子一身，此後眼前人即是她的終身伴侶，想到此不覺臉泛紅霞。尙維詫異的說：「妳怎麼了？是不是不想我見到妳家裡人！」可麗擺腦道：「不是的。」尙維再問究竟，可麗甩不過，才把袁再川那一節說了，末後補上一句：「據說他至今還不娶呢！」尙維兀突，稍息才說：「他何苦相守，妳又不曾答應過他什麼！」可麗把臉龐靠在車窗，那裡的玻璃旋上了，風把她的髮網佈滿臉頰，雨絲濺了她一鼻子，她揚手把雨點拭去，鵝嫩的腕節上，套着一圈透金烏絲的玉環，上端嵌着一顆瑩亮的金珠；她著了一件披風斜紋的縐絲衣料，剪裁師替她一蓬蓬的沿襟綴了一溜五色彩花，一骨碌的開到頸項；下身的油緞旗袍，反映著車內的火光，車子顛盪，光閃閃，整個人像浮在氣泡裡；尙維被她腕戴的金珠迷惑了，一時竟說：「我原先想不到，這珠子燦爛得怕人！」說着，眉心一攢，像是不忍再看的模樣。可麗俯首把手腕稍為提高，昂起頭，把眼光放遠，欣賞地說：「你原是它的主人，因何竟不相識了！」尙維正要說話，車子在一段腐蝕路駛過，司機猛把車盤向左擺，車子的重心一時失衡，兀的向左傾盪，車中人幾乎翻在地上；尙維衝在可麗身上，一時狼狽，才把衣領內的太陽鏡掏出，竟砸碎了，頓成兩截。可麗臉色驟變，旋又認為自己過敏；這節因緣，也是程尙維幾經辛苦，才在幾個角逐者手中，把可麗奪取過來的！——可麗愛上他，也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在把他所有的情書遍覽之後，才主動的邀他在一家茶館裡會面。這程尙維起初還期期艾艾的，可麗大方的自手袋裡，掏出一網架實的書信，落實的擺在尙維臉前，尙維一時無措，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咧着寬潤的嘴，語言艱澀，不知何以。坐在對邊的可麗泛著可掬的笑容，露出一排瓷晶的牙齒，那一撇元紅脣脂，烘托起她整個的嬌媚和青春。——兩人對視了半刻，尙維才回復平靜，只是低頭啜茶，苦於一時沒有話頭。

這件事起先還是他倆人的談話的資料，把尙維笑得臉兒赭紅；他是個魁梧的人，在校時是短跑冠軍，因而鍛鍊得一身宏偉，兩眼斜吊的，一抹濃眉，高聳的靈蓋，和着那兩片厚紅的脣皮，不刮鬍子的時候，一記墨青的于思，看起來蠻生英氣的；可是，對於女人的柔情，他懵然不解，在他這可麗這件事傳遍校園之後，他足有半把月不敢接送可麗。好幾次硬着頭皮，汽車駛進校園，沿着石子路，好幾個學生回身向他指指畫畫，他一時心慌，掉轉頭回去，氣得可麗躁腳，後來感到他太過份，假裝生了氣，尙維

才敢到校舍來接受她。這事距今約莫一年了。

可麗在感情上，是一個飄忽的女子。當初校裡有個監學的，對她頗有情意，三番四次托同校的女同事，還請可麗參加他的舞會。可麗的生活很端莊，外界的喧囂繁鬧，是她一向規避的，但她畢竟廿五出的人，在鄉下，像她如此年齡猶未出閣，難不得閒言閒語够她聽的了。可是，感情的事豈可相強，愛一個人也許可以莫名其妙的愛，反之恨也一樣，恨起來會毫無來由！她因此恨起那監學來。這事傳到女同事中，有個問她：「我們女人只有被愛的時候最幸福，妳難道就這樣躲一輩子？」可麗正在食堂裡進飯，不解地問：「躲？我躲什麼人了？」「他呀！」女同事順手載指，湊巧監學的在長廊下走過，因為屋子的逆光，只能見他頂長的軀影，脚步煞住了，顯然注意到這裡來。可麗有意的說：「妳對了，這正是我要躲的！」說完撇了撇嘴，一意埋頭扒飯，好像得到某種滿足，胃口特佳；那監學的身子稍為顫抖，扭轉身就走。那女同事說：「妳太過了！」她尚未回答，另一個接上說：「女人對不愛的男人，都是沒有情理的！」可麗放緩碗筷，睜大兩顆水清的眼溜，一時墮入冥思裡，像是感慨的模樣。

後來，校方調來了新的體育訓導，是一個方臉大眼，下顎骨特別寬厚，說話聲如洪鐘的年輕人，看上一派粗線條的作風，也自成一格。可麗好幾次趁着課堂，躲過竹棚，在風吹竹影下，涼透透的見他和幾個健兒，在蔭霾的竹叢裡，以竹枝在地上比劃，顯然在佈置他們的陣勢，因為期考過後，本市各校都有排球賽，故而近來校方排練的密。可麗每天早課，第一節過後，就見到年輕的教練在操場上飛躍；可麗的課室隱在竹林背後，故之也不止一回借機瞥注他幾眼；可是消息傳來，她這暗許的人，早在原籍配定了婚盟，說是春後回里，把新嫁娘接來東城，下榻的地點不偏不倚就是可麗的緊鄰。——爲了此事，可麗傷感了好幾天，那個同房的小姐，蠻不知趣的對她說：「注意到沒有？那個教體育的，真是標緻的人才！」可麗登時氣惱，把百葉窗的穗子猛力一拖，拍啦一聲，一室灰暗，也嚇壞了那小姐，嘟着嘴向靠牆的另一同房努嘴，二人交換了眼風，也不言語，拖了衾被管自睡了；可是，校園裡蜚短流長，譚可麗的心事不斷被人揣測，有些男學生也風聞了訊息，在當口碰着可麗的時候，口上恭謹的呼喚「譚老師」，眼睛裡透着曖昧諷諷的眼光，使可麗窘迫的抱着課本，急不迭的往課堂裡跑，背後彷彿還聽見學生的議論，每一句話都像針刺般的戟向心房，使她又羞又怒，又不好發作，只是課堂下來，一個人避開人衆，鑽進圖書館裡，找尋片刻的寧靜；可是越發這樣，可麗越發甩不開心靈的陰影；母親在世時，時不還伏案寫家書，把心裡的悵悶向母親申訴，可是母親過世後，不久父親邀納繼室，更加連動筆的興趣也

沒有了；她一人蹣跚步行，走在荒山野徑上，脚尖踢着細碎的石子，一骨碌的向山坡下滾去，像滾去了她的青春一般；尤其是女人，當寂寞的時候想的最多，她感到自己不能封閉在圍牆內，應該開放自己，走向人群裡，在有人跡的地方，不論男人和女人，總應該找到共同的知音！

因此，她以後勤於交際，在嘉年華會的當天，她充當校方的義賣員，在她的面前，兜搭起一排捧捧糖捏成的雪姑七友；就是在是日的中午，熱鬧的場地上來了一個頗長的男仕——程尙維，他携着外姪兒，二人一長一幼的玩翹翹板，吹泡泡球，玩得嘖嘖呱呱，倒引起了可麗的注意；原來，當小學童呼喚「譚老師」的時候，尙維才對可麗說：「老師，這些糖都是妳捏的？」可麗本然的臉紅，把髮絲向後一撥，整幅臉透在光下下的太陽下；她看清了尙維，尙維也看清了她，二人目光相觸，不期的赧然汗顏，尤其是尙維，不知何故，竟然連回找也忘了，匆匆拿了捧捧糖，放下五元大鈔，頭也不同，拖着小姪兒，穿過動物場，匆匆消失在人叢間。——這一連串的動作，使可麗回味了幾天，逐漸也把體育訓練師的那回事淡忘了；人就是這麼回事，為一個人痛苦了一陣，煎熬了一陣，有一天豁然開遇到一個嶄新的人，注入新的感情和新的體會，很快就忘却先前的一切，包括歡樂和痛苦！可麗正處於這種感情的蛻變，一時間變得歡愉和快樂！

下來幾天，可麗想了想，才商得一個妙策。她把程尙維理應得同的回扣錢，用一個紅筒封好，交付前說的學童，特意告訴他，說這是他叔叔的，理應發還他。——果然，兩天之後，尙維來了一封信，只是簡單的道明了謝意，並且說，他的外姪兒告訴他老師是一和藹的人，期望和老師做個朋友。如此這般，尙維和可麗一直在通訊，尙維的信也越寫越長，最後，也透露了傾慕之意。可麗的回信一直是謹慎的，絕不給尙維暗示，當然也不拒絕尙維的好意，二人如是的通訊，不覺匆匆數月，尙維不敢邀見可麗，可麗心下也覺得他太憨直，自己又不太好露骨，如此推磨了一節時日，還是可麗大方的邀約他會面，二人才正式的在菜館把晤一首。

很難說可麗愛尙維到什麼程度，倒是尙維對她一往情癡的！可麗在感情漂泊的時候，真的需要一個男人給她愛，給她溫情，給她體貼。這是一個做女人的權利，尤其是她們青春煥發的時候，女人享受一切男人賦予的柔情蜜意。但是，如果妳果真問一個女人，是不是此刻她愛的即是她心屬的，也許沒有一個女人答覆得來。也許，她們心眼裡另有答案，但是，罕有女人願意剖答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女人的最後的秘密！懷着這種心情，可麗接受尙維的定婚腕鉤，可麗也回贈一件襟針予尙維；所謂愛情的表記！

可麗有時當尙維的臉，把金珠玉環的腕鉤往空揚了揚，說：「這個就表示你愛好，人類真够愚蠢！」尙維不知她是真心或假意，只是期艾的敷衍說：「不要怪我太俗氣，我只能送妳這個！」可麗格笑道：「怪你？我能接受它，要怪也怪我自己！」尙維也知可麗嘴上厲言，有時愛上了一個人，無端也要原諒他的一切！尙維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是，愛情中人都知道，有時愛一個人往往是含恨的！就好像可麗有時恨尙維，尙維一時恨可麗那樣！

尙維與可麗來往了一段時日，偶爾也覺得可麗不够體恤自己，或者以自己爲中心，把尙維當作附屬品；一件爲了某種寄托而順手拈上的裝飾品！有時苦加思量，尙維不覺自卑起來，心情一發的沉重，接連好幾天都不見可麗一臉。可麗起先不怎樣，幾天後就主動找了尙維，二人又一個勁的和好起來，尙維說：「不知道妳發現否，我們之間好像欠缺什麼！」可麗正走在一簇三色槿前，順手摘下一朵，別在尙維的襟領上，問：「我聽不懂你的。」繼爾一笑，說道：「你近來思想得很多，像要打破一個謎。」尙維苦澀一笑，把手掌搭在她肩上，因這才爬了一路子的草坡，她的心房嘖嘖跳，幾乎尙維都聽着了，說：「真的是一個謎，我們覺得很空虛，像無來由的，突然間……」可麗剪斷他的話，說：「你對我沒有信心？」順着她詢問的眼光，尙維感到臉上一陣熱辣，他想不出可麗心目中把他估量成怎樣的一個人，是至鍾的愛侶，或朋友？看來倒不像，像的是可麗似乎一艘航倦的船，一下子找一個港灣，暫時休歇一下；或者冷靜一下，然後調整羅盤，向她的未知走去！——一截路尙維都保持岑默，沉默的一對男女，走在路上，風搖過，一陣驚塵蔽天，尙維不期的臉上抽搐，神色很是難看；可麗看得仔細，伸手拖他靠在一張石凳上，對面是湖光波影，青煙渺渺，偶有一隻水鷺剪波而行，裂破了整幅的倒影，剎時間山歪倒了，樹歪倒了，人歪倒了；可麗和尙維一直盤桓到黃昏，日薄之下，可麗呼哧地把自己桃紅的領巾，舉臂招展，拍拍的聲響，陪伴黃昏的落寞。可麗沒有正式討論感情的問題；她只是對尙維說：「也許你對的，我們覺得空虛，一切都無來由，是一個謎；就讓這個謎續下去吧，何必猜這它！」尙維放緩腳步，逐漸離可麗的身畔愈遠；可麗愛玩地高舉領巾，迎風飄展，根本未覺察尙維離她漸遠，一路上還自說她的；得到了一截路，前端是一截松木橋，日光已晏，她模糊中見到逆光遮蔽了泰半視線，回過頭來，猛然錯愕，原來尙維站候在遙遠的山崗上；因爲透藍的天海已映出稀薄的月色，尙維如倒影般的嵌在框裏，看也看不真，看真的時候，二人已共坐餐廳進食；可麗換過了月領籠筒袖的晚服，雲黃灑花的高腰褂裙；一下子把時光倒轉，二人繼續說他的。尙維幾乎哀懇的說：「希望妳答應我，明年暑假之後與我

結婚！」可麗笑着，並且替他揀了一件青燒牛肉說：「你看準了我是賢妻良母？」尙維苦笑說道：「妳認為自己是不是呢！」可麗改笑說：「你說過我這人情緒不穩，愛這種女人，對你適合麼？」這雖是笑談，但尙維確是說過，也感覺過。可是這時候提這種話頭，畢竟是尙維這種臉嫩的人受不了的。尙維把要說的吞回肚裡，可麗也知道他難堪，只是輕淡的說：「冬後回家裡才說吧，至少要徵詢我父親！」尙維才在怔忡中回過過來，臉上綻出笑容：「說的正理！」

這年冬雨銳厲，連續個把月不會放晴。可麗冬假伊始，就一個人遷出校舍，另賃居停了。她一來是貪圖方便；因校園遠離市廛，自己上下不便，並且難忍那幽谷的寂寞，倒要在城裏散散心；二也是來尙維的主意，他要在假期裏多見可麗幾次，所以主動租下了房子，到通知可麗的時候，連傢俱都賃了，可麗沒好氣，只在電話裏對他說：「我不懂燒飯的，你要幫忙我才來！」尙維一疊聲的答應，這才把可麗接載下城。那天也是雨候，濕鹿鹿的，好不容易把房子清理了；尙維也沒回家，如此打地鋪的和可麗居行一室，到了天明才梳洗上班。

房子向北座南，平臺型的，在前後園階綴滿草木；在一紫瓜棚子下，一叢深黃的山藤，把半壁牆深深地纏住，一直往上攀，直到屋簷的煙肉子，把整間屋子罩住了。可麗看出神對尙維說：「這像是把屋子攀住了，像一個女人攀住一個男人！」尙維補充說：「這使人聯想到一場婚姻，攀上了，就摔不掉了！」可麗一怔，她想不到尙維把這景象攀駁得這樣貼理，倒是她不以爲然的說：「藤葉總有枯盡的一天，摔不掉是說不過的！」尙維恐妨失口，只是又唯諾諾的，抽身往廚室裡備餚，留下可麗一人在發呆——這樣的日子過了好幾天。

也因爲二人共處的日子短，一下子解放的情感如脫韁野馬，尙維可麗二人竟有了肌膚關係。雲雨方罷，可麗急不迭的懊悔，尙維百般寬慰。一個人總有一時半刻的貪婪，尤其是他們盛年的男女，所以之後，可麗也不以爲恥，只是回鄉見了父親，才過返東城禮行奠雁。

這次西返，一路上都是雨色迷濛；像夢一般的，把人浸潤其中，使人迷惘的時候多過清醒。這一節日子，和尙維共同生活一起，使他原本不平衡的情感益發激盪起來。如果愛是要經過冶煉的話，那麼至少她得出結論：她懷疑她得到的和付出的到底多少！如果愛就是這回事，她寧願不要！

車子走了一個日落兼一個黃昏，才在酸風苦雨中走落西城。每年她的車子一入關口，就見到她家屬中幾個熟悉的臉形；今年不例外，父親扶着四人大轎，旁首是過繼的妹妹金燕，堂兄年龍等，另外一個

中年甫出，頭戴青光翡翠，腳踏高跟繡鞋的女性，很風情的罩着一色玄黃皮氈，指尖鼻尖眼尖的突出半截頭，在轎簷的穗子間向此張望——可麗在這熟知的親朋當中，特別銳覺的注意到她來。倒是金燕靈溜，一把捉着可麗的手腕，把她拖到前面，清爽着嗓子說：「姐姐，這是賢娘，妳們見見！」可麗一聽「賢娘」二字，由不得心頭一震，覺得這二字說得太輕了，不期秋了金燕一眼，金燕也知尷尬，只是尙維說：「娘一直說什麼月份見着姐姐，我說快了，說不定還帶來一個姐夫哩！」說着，掠了尙維一眼，繼果立一旁，根本想不到金燕捉狹到他身上來，所以才驚醒似的，連忙欠着腰，向各人鞠了一躬；惹得從旁的笑不合攏。尙維也紅一陣臉，不知舉措。豈期這一笑鬧，也沖淡了可麗和後娘的緊張。凡從後的母親，很難不與先世的兒女糾葛！本來這也稀鬆平常的事，可是畢竟可麗有幾分驕恣，幾分刁悍，連尙維一時也容不下她，何況是後娘！當下，可麗只把嘴唇一撇，帶笑非笑在說：「兒見過娘就是了！」旁上的老爹喜逐顏開，捉着破啞的聲音說：「一家人了，大家和和氣氣……」可麗最聽不得「一家人」，心裡又悽又痛，不知怎地，當着衆人拋出淚珠。衆人當她是一時感觸，也不知她心念母親的恩典，如今改口換舌的喚別人作「娘」那滋味真不是形容的。倒是後娘有幾分顧忌，先前已有左鄰的牙婆進言，這大小姐的脾性心理早已明瞭幾分，當下趨步上前，溫聲暖氣的喚叫：「大小姐！」她不敢喚「女兒」，所以老父親不禁作愕，旁上各人也臉臉相覷，一時岑寂，像空氣凝結的模樣；可麗却有一種勝利的快感，把眼睛睜了衆人，才欠身向後娘喚：「娘妳好！」聲音逼人，單得後娘不禁往後退一步，心跳驟急，只是緩緩的說一句：「真有教養的姑娘！」說完，把可麗的手捧在手裡，一直摸索，並瞪視着可麗，兩個女人的明爭暗鬥，也驚動了左右的人；知事的婆子忙上前打岔才把僵局解散了。

尙維站在一旁，把母女二人的形景看在眼里；自己一時也不曉應同情可麗否，因為女人的心事最難揣測，測對了或錯了都沒有準則，尤其像可麗這樣的女人！尙維想到此，不覺皺了眉頭，這次到來譚家，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沒有應立，也不知應如何敷衍譚家的人，故此，一經整頓，尙維就對可麗說：「還是讓我寄居客店去吧，這裏適合我走動麼！」可麗說：「你自己意思吧，我們還沒有成親，這樣也不好，讓我喚門上的人替你準備。」老爹聽說尙維要搬入客店去，也不期的對可麗說：「是不是程先生嫌我們招呼不週呀！」尙維說：「世伯那裡的話，我是要辦點私事，在貴府上叨擾是萬萬使不得的，反正也是鄰街的客店，來拜訪您老人家頂方便的！」母親也幫了一嘴：「都快自己人了，不要見外！」可麗並不領她的情，只是笑着掠過她一眼：「譚家還不急着添一個女婿！」老爹聽罷，微皺着雪白的短髭，沒

來由的朗笑起來；尙維根本不當這是幽默，只是青了臉，垂着頭，沒會看過可麗一眼。可麗倒不是注意他，她的眼光放在後娘身上，詎料她定睛一看時，後娘已退入暖閣，自屏風後，傳來一陣留聲機唱腔，是「琵琶上路」的一段慢板。可麗把嘴角捺了一下，對老爹說：「這屋子裏沒一刻清靜的，要聽戲該到戲園子裏，在家裏鬧，成什麼體統！」老爹臉色忽爾黯淡，叨着的水煙筒冷花花的，像他臉色一般的青白。——可麗不明究竟，正要說她的，金燕忙拖着她的手，眼角向內一張，輕聲說：「那是娘——」她頓了頓，知道可麗不悅，才吞吐地說：「是她的玩意兒——」說完，假着老爹，把梳着雙辮子的頭顱往脊頸裏扳，自想她的心事。可麗冷哼一聲，說：「大戶人家，也不恪守一點禮數！」嘴上嘀咕還說什麼，老爹已打斷她的話，吩咐門上的小廝爲尙維打點客店。尙維正感到譚家一事一物都難容自己，故聽到小廝已回報，客店各事已畢，連忙收拾自己的細軟，由小廝提着，可麗伴他同行，一路往客店裏來。

尙維半路上說：「妳府上的人情我不習慣，妳好像很不同情妳的後母！」可麗並不搭理他，只管走自己的。因地上水漬，殘破地把市衢的碎影倒照地上，把每一個人，每一顆心都割裂了。尙維著一件深藍色的雨衣，襯在淅涼的天氣下，人與景交溶一片，也和可麗的對照愈來愈強烈，簡直兩人的想思和脾性都是一種衝突。——可麗臨走落市集才對他說：「她想代替我母親的愛，可是能麼？我跟她根本是不相干的人，我不能容忍別人侵入我的家庭！」說的語氣很激動，根本不能衡之以倫理。尙維抱着她的手掌，但覺她的掌心是清冷的，像一點感覺都沒有！尙維輕喟一聲，幫她把洋傘抬得略高，雨星絲絲地地灑在她鵝圓的金髻上，她本然的用手撥去水花，那腕節上的一扣金珠，明霍霍的在冷風中發亮，單得人眼瞪發眩，像可麗那種刺人的光芒，連一瞥都使人受傷；尙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連忙把視線挪向街心，攙着她走落一台石階，忽然間雨勢驟急，二人急不迭走入客店。

二人從鴉昏的日暮談到中夜，由小廝打燈催促，可麗才沿路回譚宅裡去。尙維打算明日向父親稟情一切，在明年擇吉把可麗迎娶過去。他對可麗說，自己愛得迷迷糊糊，不知愛得對不對，可麗嘆一笑，道：「我都有你了的骨肉，你才懷疑我們的愛情！」尙維聽罷不免吃驚，說：「妳不是笑吧！」可麗才正着顏色說：「這不是女人說笑的題目！」尙維喜得抓着可麗雙手，失聲道：「妳真好，可麗！」可麗擺了擺手，說：「我們女人吃虧就是這裡，一起快樂，但是負擔的却是女人！」尙維讒着臉說：「我愛妳嘛——」言猶未了，可麗截着說：「一句話保證了什麼？——」忽爾自嘲的添說一句：「大戶小姐，妳幹的好事！」說完，冷冷的一笑。尙維心頭嘆通，不明可麗的心意，何以她把愛看得如此淡薄，像

人世一切都是那麼假，那麼不值得挽留！尙維到此，也只好轉入正題，央請她向老爹先稟請幾句，好讓他見着臉也容易說話。可麗輕淡的答應幾句，二人和着瀟瀟風雨，屋脊上瀝瀝價响，一時催動了情懷，不覺顛鸞倒鳳，亟盡巫山之樂。

這幾天，譚府才把大小姐紅鸞星動，下嫁程家尙維的消息週知親友，早有各府的六親九眷，托人送紅筒的、禮餅的、喜帳的、金豬的，絡繹不絕。——原來譚家鄉例，兆母逝世未過三載的，兒孫統辦婚嫁，就得滿歲前舉辦完事，若是過歲即需五年服滿後方可行禮。可麗身上有孕，自然不能在這時候出醜，故此，一經牙婆走告，自己不免惶急，礙着禮教，又不好把私隱告予老爹衆人，只得找着尙維商計。尙維原是洋教育的人，自然不拘這一節，當下商討結果，隨老爹趁着滿歲前完成婚事，也好兒女有個着落，日後少個擔掛！老爹自不疑惑女兒心事，當即令人占算日期，以冬末初三爲良日，於是發出紅柬，擇日宴請親朋，以遂心願。

這一陣風的辦喜事，倒落在後娘的心眼裡。畢竟女人過了盛年，萬般世事也遮不過她的慧眼和濾得過她的利嘴，當尙維整裝叩臨譚府，一本正誠的向老爹道明來意之後，一旁的可麗不時繡巾掩臉，頻頻向尙維遞送眼色，母親的看的俐落，就半巴結的說：「我們的閨女辦喜事，定要風風光光的，替譚家爭個兆頭；明年抱孫子，好待一路子下去的好風采，替金燕也擇個東床佳婿，我們譚家就百年基業，光宗耀祖了！」也不管自己措辭得體不，逕上前向尙維可麗道了喜，回頭正待呼喚金燕，原來金燕早聽到自己擇婿的話頭，拖着堂兄年龍，二人轉落西廂，在竹園後的亭台上觀柳去了。母親不覺蹙了腳，微微咬牙道：「原來應該向姐姐道喜來的，竟貪玩的逕自走了，這丫頭！」可麗見她裝得體貼，也不好逆她興頭，只是淡淡一笑說：「妹妹猶小，怪不得她的；究竟自己人，拘什麼常禮呢！」母親說道：「不是那樣說的，但凡富貴小姐，尤應當秉承閨訓；做小姐有小姐的頭路，斷斷含糊不得！」說着，有意地向可麗打量了一回，可麗心頭一亮，知後母暗裏栽她，登時臉色一頓，冷然的說：「娘的教訓我都聽懂了。」後母情知太過，連忙轉圜地說：「小姐知書識禮，何用我在梢節上勞叨，只是眼看小妹不經，才順情套上幾句，小姐不必記懷！」尙維愈聽愈不是味道，只好上前向老爹說：「老人家辦了喜事，小婿還要迺返東城向家父母稟知的，諒新正之後把令媛接回，好完了兩家的心事。」尙維也知道自己倉促完婚，勢難得到家庭諒解的，惟是諸事下來也由不得自己主張，故爾先行了婚再圖他計，老爹領首道：「你們年輕人有自己的天地，我只求看你們成了終身，往後日子你們自己撐持了，我能看你們多久呢——」說

到此，畢竟悽愴起來；原來竟念起故妻；這時候，風自櫺窗外吹來，把長明燈一霎一霎地吹歪將盡未盡，襯映牆上的影象，母親寬潤的臉，排梳成四合髻的頭髮，和着一雙慈藹的眼睛，很有意味的觀覽衆人。——可麗生性雖屬刁鑽，可是最經不起先母的溫情，竟撲在錦蒲上，一抽一搭豪哭起來，後娘見此景況，也覺不是味道的，把鼻尖稍爲撫抹一下，用絲絹在眼角上一拭，就抽身往內廳走；湊巧金燕手擰一叢康乃馨，急步往廳上走，和後娘碰了滿懷，後娘收煞了脚步，惡狠狠地向她斥責：「還當妳是貴家小姐，這等家教！」並且邊說邊把金燕的康乃馨接過手裡，添說：「又不是妳嫁夫婿，要妳這麼熱呼呼的！」金燕一時怔住了，她是聽慣後娘的話，但又不能讓可麗知道她聽懂，故爾尷尬的立在門檻外，由身邊的丫頭伴着回房去了。可麗悲伏在地上，一時氣怔，喉膈上麻癢，直是乾咳不休。尙維連忙上前呵護，心底下一陣幽涼，半晌也說不出話；這時年龍也走落大廳，把老爹自酸枝木椅上扶起，老人家眼裡泛著淚潮，只是微弱的向可麗尙維說：「命人打掃西廂的閣樓吧，你們的新房就佈置這裏，賢婿打道回東城，這一節日子，可麗就在家裡陪陪我。」說着，歎口氣：「當年我主張她配同鄉的袁再川，累她在外苦了幾年，我如何對得起她生母，又如何對得起她，你們成了親，兩口子氣，不要像——」說到此，也不期的往內廳一張，搖頭歎息。年龍扶他上了樓台，他還回身向尙維叮囑：「我這小姐脾性也張悍了些，少不得你讓她一步。」尙維恭謹說「是」，可麗才揩去眼淚。二人回客店的路上，一直沒有說話，尙維知道她難過，只是把沒緊要的話來調侃她。可麗悶聲不語，步過紅樹林，這裡遍地丁香，映起山峽裏的紅葉，飄飄然的煞是奇趣。可麗率先步入樹林，只見嵐煙虛渺，疑是仙境，此時萬木無聲，勾起可麗落寂的悲感，偃着一株橡木，嚶嚶的哭了上來；尙維在處遠的山石上坐落下來，用手撥弄及脛的蔓草，不時回頭張望可麗，他知道這時候不宜干擾她；女人有時是要這樣才盡意的；她們要哭的時候就應哭一個徹底；待到紅日西墮，二人的身影才步出樹林。

說着，已是迎娶吉日。尙維在年龍的陪伴下，在城中的絲綢店置了一套雪白革履的西裝，並且筒上白手套，戴上禮帽，到譚家迎娶新娘來了。汽車喇叭震價的響，驚動了觀禮的親朋戚友，有人從中唱禮，有人快板，完全是古舊的禮制，尙維的車子是廿世紀初的高背四門轎車，車身漆黑，臨時綴上一剪紙的團喜，在風中不經意的飄蕩，象徵一個婚姻的成功或失敗？尙維這時忽有心思，一早就對年龍說：「這玩意兒頂礙眼的，還是免了吧！」年龍是梳平頭的青年，眼瞠奇溜，嘴吧特潤，大紋大路的，向他噓了一嘴，說：「這是是免不得的；我家鄉例，未嫁妹妹替姐姐上頭，臨夕用金紙剪成團喜一副。一貼在

喜車上，一貼在新房上，取其雙雙喜之意，是必行之例，你要免去，如何使得呢！」尙維見說，縱有千般不願，也不好饒費唇舌了。當下，由幾個年龍招來的同窗友好，做法新式的禮典，由一高大的漢子，臨空向新娘撒發紙花，一路上撒到譚家的大門。這時候，譚家觀禮的親眷人等，一窩蜂的上前向新郎子探望，詎料車門打開，唱禮的叫道：「妾個新娘子，賢淑又美慧；嫁個新郎子，勤力又勉勵！……」一語未了，鑽出車門的竟是尙維一人，全身雪白，一幅洋新郎的姿態。鳳兒只有一人，別無嬖相隨人等；衆人倒抽一口氣，感到大煞風景，這譚家女婿未免太寒儉了！緊隨着是一片鞭炮聲響，年龍率步走上石階，早有丫頭小廝個個花姿招展，咧開笑口向新郎子討開門紅筒。其中一個小廝的，大約喝了幾碗黃湯，直把五指伸張，口中說：「五百大錢過路費！」接着，一重炮火簌簌地撒落，單得年龍尙維等滿眼星光；耳中聽到唱禮的道：「踏上親家門，左右富貴來——」早有左右人等，捧着一具上鐫九圈紋龍如意盤，向新郎子索討跨門紅利來了。尙維這裏早已亂得暈了頭，任是左掬右掬，還是掬不出銀錢，年龍見狀，做好做歹的通融過了小廝，每人打發十銅錢算了；內中有個圓臉頰頰的姑奶奶，唇額上一記黑痣，一幌幌扯動肌肉，說道：「這算是新規矩麼，十個銅錢！」另一個尖臉孔細眼睛的婦人，刨着一排青亮的金牙，說道：「人家城裏人嘛，走的是洋矩規！」旁邊幾個婆子竊竊私語，眼中透出不屑的神氣。尙維在聽見不見之間，神情轉得很難看，倒是年龍靈機，舉手向各人作揖，嘴上說：「拜托，拜托！」就推搪着尙維過去了。豈料氣猶未定，前方的唱禮喝道：「拜天地——」尙維提着青白的褲管，屈膝跪在錦蒲上，作意的叩了一頭；這時候，新雨初霽，放出來的陽光特別耀眼，尙維抬起眼，只見譚家的門斗上，橫條的曳着一件猩紅的喜帳，在陽光下化成一條彩虹，再冉冉向他飄來；他定睛時，原來是金燕率着幾個姐妹淘，向他頭上叩了一條紅鸞帶，然後兜頭撒了一碗白粒，耳畔又聞「拜門神——」他不覺顫栗起來，任由年龍扶着向西南作了一揖，跨步走入門庭，在大堂的鼓樂早已價響，清徹透耳的傳到外間來。看熱鬧的人聚攏在青階上，門闌上一雙石獅也髹上了瓷白的油彩；尙維在衆人推擁下，進入大堂，唱禮的早喝道：「新郎新娘面禮；——」新郎新娘答禮；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因於習俗，凡後娘是不可坐着受禮的，尙維可置在一盤「敬茶」中，遞了老爹再孝敬後娘；可置拾着金盃，把一碗冽香的紅茶遞與後娘手裏嘴上說：「娘受女兒奉拜。——」後娘披了一件金紅繡絲的四方禮服，手裏掏着一件通紗水紅的手絹，不知因戶外的煙火薰陶或甚麼的，居然潑出了淚汁，一個勁的往臉頰上流；人說女人的喜怒無常，這也是大家庭婦女的一種本領，特別擅於控制感情，才可在衆口悠悠之中兀立不

動！可麗安得不知究竟，只是把一雙特別濃妝加厚的眼睫眨了眨，唇上的紅脂漾了一漾，把後娘的利封收托在手裏，回身再拜祖先，就在唱禮聲中告畢了。

這下來便是開設筵宴。譚家是世代書香，禮教重典，自必然有官場中人，送禮回帖的，忙個不休。這一天後娘還出了個主意，自縣城請來了著名的戲班子，說是賀典來的，趁着興頭，後娘把戲牌遞給尙維，笑口說：「新郎子是譚家的半男丁了，做得主，就由你點個戲吧，吉慶吉慶！」尙維見她客氣，就回說：「我對這些不懂，還是可麗點吧！」不料後娘半笑的說：「你看你，才第一朝就伏着老婆了，這一輩子准是個老婆奴！」她原是說笑的，不想說來卑俗，衆人一時僵了臉，不知應笑不笑，後娘自己也知失言，一時沒有主意，只在那裏傻笑。可麗臉上濃濃的水粉，也掩不住她的憤懣，只礙於大眾喜氣一團的，一時也沒有發作。尙維也由年龍伴着近親們勸酒；這時候，在大紅金柱的喜鏡下，有一個身材修長，綰頭髮，兩眼扣着金絲鏡，臉色嫩白，著了一件深綠鑲邊的青年，兜着手，神色怡然的在看熱鬧，一點也不受場面上的喧囂所感染。——可麗看得真切，好眼熟的男子，原來却是一別五載，兀地重逢的袁再川！

可麗心潮起伏，心坎裏盤算了一氣，就拋出了笑容，往旁首的金燕問道：「今回的喜宴，請的客人是誰的主意！」金燕見問，也把手上的茶盅擱下，低下眉頭，向遠處在打點戲班的後娘努嘴，可麗「哦」了一聲，眼骨碌的一轉，輕聲問道：「那麼他——」順手指向袁再川，金燕隔著人叢，下眼力認清了，才說：「也是她請來的！」可麗心頭忐忑，不知後娘出的甚麼主意，當下抽身起立，金燕不明究竟，要問：「姐姐——」可麗弓下身，在她圓蛋臉上捏一下，說：「姐姐方便去了！」才扭身走入後廳去。這裏袁再川一人在跟鄉紳父老寒暄中。良久，可麗才自內間婀娜地走出宴堂裏來。這時候，遠遠地傳來鼓樂聲，稀薄的聽到一重繼一重的歌唱聲，有個宴集上的婦人說：「頭齣是天姬送子，二齣是金玉緣，三齣是琵琶上路——」其中有人說：「頭二齣倒還罷了，因何有琵琶上路呢，這喜慶上頭，不合路數的！」那一人噤舌道：「你不知道呢，這上路的小生可是標緻人才，我們譚大奶奶未過門的時候，說是頂捧他的！」有個說道：「這等戲子也要抬舉麼？」說着，因見可麗走近，也就噤聲不言了。可麗原先也聽見後娘的風聲，惟因家門清譽，自己也不好胡亂張揚，因聽見席上流言，也不覺沉了臉，惟因見了再川，霎時也感到情感盎然，不知是喜是憂；當日她斷然和他決絕干係，也不知出於情感或理智；有時候女人會無緣無故捨棄一個人，也會無緣無故就愛一個人，兩者都很神秘，都沒有理性！

再川昂直的站在她臉前；臉上泛着恬適的微笑，像是恭賀她來的，或是專門揀這時候來，令她出醜或難過來的！女人不瞭解女人，何嘗就瞭解男人！她想問，又不好問，只是淡然的勾起笑脣，那臉頰的浮渦，一下子把他們捲入歲月的流波；那年，再川在京師游學，回到故里，因父親年事已高，做親娘的就不免懸心孩子的終身，就托人向譚老爹提及當年的一件婚約；原來譚袁二家本屬世交，自上一輩即以往還。袁家先祖放道外任，在外縣頗得名聲；後來因受奸人擺計，弄到揮官卸職，客死仕途。袁家雖小就遠投西城，在譚家先祖的照拂下，在此立下基業，至兩代人成長了為止。譚老爹少壯時與袁老爹份屬同窗膩友，二人過還不覺廿載，於娶室時有誓言，兩家日後有育兒女倘若異性則結為婚盟；當時，彼此也沒有留下信物，只憑一番言語，定下了三生之約。這一節指腹為婚的情事，至可麗及笄那年，母親為她上髻的時候才告知的。可麗自小縱情驕恣，那裏容得父母育婚啞嫁，一時鬧得通府價響，說是攪井投繯，也不願做袁家的媳婦！一鬧下來，袁家得聞風聲，袁老爹就找到了譚老爹，二人磋商起來，譚老爹三口六面的應承，只待可麗完了學業，即行這件婚事。並且主動把再川喚來，二家人共了桌，吃了一次飯；那天夜裏，母親把可麗打扮得金璧輝煌，光華耀目；再川呢，也退換了學生裝束，套上了一件深灰毛絨的便服，上頭的袋褶各有二顆閃亮的金扣；臉上幾分腴腆，二顆眼珠在鏡片一霎裏轉動。——今夜，可麗見他一若五年前的青嫩恬靜，臉上不期一熱，想起當日自己寡情於他，也不覺有些歉然；她實在有點迷惘，天下間女子縱有千般不是，見了舊日相知的男子，即便最矜持，心頭的鹿撞自不可避免的。——當日她也懷着同樣的情緒，和再川相邀在城外的八里亭相會。這八里亭原是官商歇道的居所；可麗由人打轎，一路上趁着風光日色，來到了八里亭和再川把晤；當時她懷着一腔的憤懣，對再川申言，她是新頭腦的人，對這等指腹為婚的情事至為不齒；她不理會再川的體念如何，總之，她決斷的說：「我拼此一死，也不能俯從這段婚姻！」她一輪嘴數說，把再川的臉色搗成紅一陣白一陣，嘴上囁嚅，不知措辭。可麗見他理屈，自己得理不饒人，竟說：「你也是新教育的人，總不能胡塗相強；你回去告訴你爹，要找媳婦，別人可以，找譚可麗就不依！」說得聲調鏗鏘，再川僵在蘭亭的一具盆栽旁，放眼專注着她的言動，神色逐漸回復平靜，竟然覺得可麗的刁潑朗直，使自己不期的欣賞起來，他稍一頓挫，才說：「譚小姐——」他用最時髦的稱呼呼喚她，可麗原是背着他，把眼睛放在雲氣漸低，青藍交溶的遠山勝景，聽了這一叫，也自然的把頭轉回來，眼睛放在再川身上；這才是她正式看再川的第一回，覺得這廬子平情率直，一身鮮整，也不覺動了神色，待他說完他的。再川說：「請不要把我當作胡鬧的人，也

不要誤會我相強姦爲妻，我只是覺得我們二家有世代的淵源，也感到在外多年，總有歸根的日子，所以才俯着親爹和令尊的主意，要跟妳做個朋友——」說到「朋友」，可麗幾乎嘆息失笑，多時髦的名詞！當下心念一轉，也感到再川有幾成可愛處，惟是自己主意已定，斷不接受先世定下的婚姻，故此說：「我恐怕要使你失望，因我日後即赴東城，完成我未完的學業；此後天涯海角，魂夢遙遙，你這朋友——」她自己也不覺噴紅了臉，繼說：「恐怕了無時期了！」可麗說到此，也不覺有茫然之感；也許女人矯情的時候，也難免流露幾分真心的。再川見她主意已決，自己礙於人情顏臉，只好無奈的說：「那麼也好，我預祝你學業成功，前程似錦。」說畢，即喚行伏的拖上鐸車，馬啼的答地絕塵而去了。——這裏倒是放下可麗一人，她靠在廻闌上，把視線放在遠地的雲光下，只見過了一重山崖，再川已消失在光影下了。她不由的倒抽一口氣，有患得患失之感，誰料到失去了一個袁再川，此後是否又有一個袁再川呢？一個值得愛的人只能碰到一次，再第二次再碰到的時候，可能是那個人而不是那份感情了！她心頭的悵惘盤旋幾年，此後雖無父親相強她履行婚事，但她想念再川也不是一個輕諾之人，自己實在無需要再彌補這份情感。故此母女相議下來，在一個秋色濃郁的夜晚，自己提着細軟，買舟過下東城，而一去經年；至母親故後，每年寒假時才轉一趟；袁家老爹亦於翌年過世，這件前世婚盟也隨之煙散了。

這一連串原是令人悲悵的事，在一瞬間，喜筵席上，可麗再川二人，心頭上翻騰起滔滔往事。譚老爹知道可川也來了，自是高興得很，命人把他貯藏的陳年高粱敬了再川一盞，再川雖不是海量的人，也逆不了老人家好意，連連進了五盞方才盡興。可是譚老爹終究不談過往的事，只是把手搭在再川肩上，顫抖的說：「你這幾年在外面，猶未見成家？」再川被酒衝得發噎，不覺眼神掠過一重憂色，說：「明年才說吧，我轄下的生意少不得我，那來的閒情逸緻呢！」話是這樣說，可是說到最後，畢竟言不由衷了，表現得有點恍惚。譚老爹有點耳悻，他的話有點模糊，只是順情的領首說：「也好，年紀輕輕的，事業要緊！」再川苦笑一氣，由人扶了譚老爹應酬去了；他自此刻起，即兜着手，站在華燈透射不到的喜鏡下，看了可麗幾眼，直到她邁上前，二人相敬一杯後，還是可麗開口：「想不到你來了，招呼不週，不要嗔怪。」女人對打破男女間的悶局，天生有一種本領；她們三手兩腳之間，往往使許多本來僵結的場面，頓然打開，豁然間另有天地！再川精神爲之一震，早把幾分的酒意潑醒。他說：「還好，趕上大喜的日子，新姑爺確是一表人才！」可麗把嘴一撇，說：「太過獎了，我倒覺得稀鬆平常。」她明知故問，又說：「幾年睽違了，你的新媳婦可好？」再川把手上的酒杯捏了一下，旋把剩餘的酒液往嘴

裏倒，說：「我不是一個幸福的人，也沒有女人愛過我！」不知有意或無意，繼說：「譚小姐——啊，不！程太太——」可麗聽他如此呼喚自己，加上見他臉上浮凸紅筋，顯然在剋制自己的情感，由不得的訝然驚覺，發覺再川情緒欠安的時候，反爾容易透露自己的心態，在這種場合，在這種氛圍！她惘然心驚，忙對再川說：「看你上了酒意，到平台外舒散吧，這裏煥得人發暈！」再川說：「甩下你的賓客，不笑話麼！」可麗說：「衆姐妹招呼得了，由着他吧！」二人說着，由小廂開放了垂地玻璃，套上了百葉簾，一時月光蔽天，這裏冬後，很難得見此月色！可麗趨前，把背朝向他，自己展開檀香扇，一陣輕拂，漾起淡淡的蘭香，再川一時收住腳步，把眼睛放在蜿蜒的薔薇上，那白撲撲的花瓣，屬和在芳輝的月色中，驕然升起一重寂寥孤絕的感覺；二人久久未語；可麗出奇的側眼看他一次，再川才整飾的勾起笑靨，可麗嘆一聲把檀扇收攏，氣息倏然消失了，可麗才開腔說：「這幾年你如何過的？」再川強笑說：「販商生涯，東飄西泊，沒有安靜的日子，如何說起呢！」可麗說：「你應該有個家，有使你愛的人，然後——」再川接上她的話，說：「然後如妳一樣，高高興興的結婚，高高興興的——」他猶未說完，可麗變了色，把香細的眉鋒促成一起，輕怨道：「我知你來過東城，爲甚麼不敢來見我！」再川臉上辣了一陣，方說：「妳爲人師表了，我不敢叨擾妳；再說，五年前妳說過的。決不更續這他世姻緣，我再找妳，不是平添妳的煩惱麼！」再川原是真心話，他也驚訝自己有勇氣對着一個新嫁娘，訴說他的前情往事。可麗知他欲往下說，必定又是一番傷情的話，自己到這時候也難以收抑自己的情感，因此順手放下簾櫳，透過灰麻麻的景象，他見再川站在簾的那一邊，像彼此隔着一個世界；你不瞭解我，我不瞭解你；瞭解又有何用？如果一對男女在這個時候才瞭解，那麼這個糾結就難以解開了；這五年的糾結一旦解開，勢必爆炸成另一局面，這是他們兩人都想象到的。故爾可麗再把吊在蘭樓上的九華燈吹了，煙熄之後，餘香嫋嫋，可麗一生刁鑽，從來不爲一男子感動過，此刻也不覺憐惜再川，她不敢預言日後，那太遠了，誰知道呢，所以她在衆人搪拳聲中，回到喜筵上來的時候，尙維過來爲她斟酒，一瞥間發現可麗頰上的一記淚痕，心下詫異，欲細問時，可麗已轉身走下閣樓，迎臉和後娘打個對照；二人心裏兀突，還是後娘眼俐，很快快注意到簾影後的哀再川；後娘嘴角上勾勒一下，吐出輕淺的冷笑，尙維也站在樓台上，眼望着再川；三個人相互看了幾眼，也沒有誰願意開腔說話，還是再川主動說了一句「失陪」，就在鼓樂聲中離開譚家。

不覺新婚翌日，可麗再川梳洗完畢，就按常禮向祖先父母進茶。老爹感到年時已邁，自己京畿的生

意，一向由姪兒年龍料理的，畢竟年龍幼稚，諸事不由得老爹不操心，於是早上席間，就向可麗說出他的主意，由可麗回鄉主理生意，東城的教職由尙維辭去了。主意下來，夫妻二人商議結果，還是老爹的主意好，三日後尙維暫且東返，大約旬月後即可西歸，夫妻二人相定，每年季節之初，尙維即返西城共效燕爾；可麗也於春後，回東城交割了學校的手續，並且同拜了家翁母，在程家盤桓了幾日，就由尙維送上了舟車，回返西城；此一別，夫婦二人魚雁在還，倒也消弭了相思之苦。

說話間已夏末初秋，譚家原是平靜的大宅，不料平地一聲雷，有一日初晨，小廝過到後園上，猛見深鎖的月洞門爲人劈開，宅中疑是鼠竊，連忙報知老爹；老爹當時尙在煙榻上吞雲吐霧，聞報不免吃驚。差人四處查勘，看看有無閃失，以具文報案；不料又有丫頭慌忙來報，說昨宵半夜起，即見後娘鬼祟祟過往後園，初時只道方便去的，不想隔朝醒來，繡房內外，翻箱倒篋，盡把平日的手飾珠器，綾羅綢緞一起夾帶走了；老爹更是吃驚，忙忙把可麗喚來計議，商討結果，還是家聲爲重，輕易張揚不得，而且損失財物不過一萬餘金，譚家也不宜計較，只是吩咐小廝丫頭不可外揚。饒是這樣，外間閒雜人等不免流言四佈，有人說譚家奶奶迷了戲子，夾帶私逃的；也有說譚家奶奶迷小白臉，捲了十萬銀子，連夜私逃，活活氣死譚老爹等。——譚老爹氣得躁腳，罵道：「這些人有什麼好嘴巴，盡放下流氓！」可麗道：「由着它吧，我家小少一只狐狸精，也是家門之福！」譚老爹氣了幾天，心裡也平靜多了，只是染上了芙蓉癖，終日在煙榻上呼呼嚕嚕，一應世事不理。

這裡可麗的身子已告成熟，孩子的誕生已屬旦夕的事。尙維在東城請了幾日假，待着料理離生的來臨。可麗向他提及後娘的事，尙維說：「我初看她已感到心術不正，這等婦人，留着禍患，不如由她去吧！」可麗心裡竟起感慨，說道：「尙維，如果有一朝一日我離開你，那你是不是又用同樣的話頭派說我？」尙維不料她問得突然，一時不知搪塞，只是微笑說：「妳這不是笑話麼！」可麗用手撫着膨脹的肚皮，幽然的說：「後娘的事使我很激盪，也很實質的想到日後，誰知道以後怎樣呢，許多事都沒有情理的！」尙維有點惘然的說：「妳往日都不是這樣的，可麗。——」可麗盈盈一笑，她的臉色比往日圓潤，笑的時候或不笑的時候，都顯得成熟和端莊；也許婚姻可以改變一個女人，好的或壞的！可麗心頭閃過這個念頭，眉絲皺成一團，倒把尙維迷惑了，問：「我習慣了妳的表情，妳想什麼呢，可否告訴我！」他這一問畢竟是好意的，也正色流露了他款款的情意；世間懂得談情說愛的男子不多，我們不能苛求別人，自然也不能苛求尙維了！但是，他是真心的愛可麗，這點她是知道的，因之歎了一氣，也不明

言究竟，只是順便的問候家翁母的近况，就吩咐廚下的上飯；如此夫妻二人度過一宵。

說着，可麗即到臨盆之期。原先尙維是主張送到城裡醫院的，但是道途遙遠，非三朝五日不可到達京城，還是老爹出的主意，托人把接生的姑婆請了來；三更時分，可麗腹痛如絞，姑婆說是動了胎氣，命人燒水噍經，一應閒雜人等，除了幾個近身的丫頭外，統統遠避在西廂園外；老爹還遵古例，凡生肯蛇鼠貓狗的，更不可踏近闌欄半步，衆人也樂得往外逛野去了，譚家一時落寂起來；尙維在暖閣的煙榻上，和老爹談了大半宵的生計，老爹說：「現今時勢不好，聽說南方連年混戰，革命軍已殺到邊城來了；往後日子也不知如何得過，譚家一脈，只剩可麗和金燕，偏只你爲譚家繼承血脈，我看呢，城裡的事索性回了吧，在譚家也少不了你一口飯；幫着可麗料理生計，我也放心去了！」說着，不免老淚縱橫。尙維先尊稱他一聲「泰山」，然後回覆說：「老人家一片慈藹之心，小婿沒齒不忘，只是家有高堂弱質，一時不能遠離匡護，且待明年秋後，我同奉家父母來到西城，然後秉承泰山教訓，在此開基創業，以期老人的寄望。」老爹在煙榻上吹了一氣，登時室內陪着玄黃的燈色，滿處都是煙屑，尙維許是經不了刺激，鼻腔裡發麻，一陣子嗽嚏，震動了整座樓房。老爹向他遞了煙槍，吟笑道：「你也試一口吧！」尙維忙擺手道：「小婿經不起這玩意兒。」老爹遂說：「我家可麗自幼嬌恣寵慣，難免使你時常難堪，我看你務需將就她來，二口子才能百年過世。」尙維應道：「可麗偶有一時半刻使性，也是俗世女子使然；畢竟她是高門之後，賢良淑德自不必說的！」老爹知他爲可麗護短，也不覺歎了口氣，低微的說：「我原先以爲繼個後室，晚年有個依傍，不想我前世作了何孽，竟邀寵了一個水流花落的女性，跟下九流的戲子跑了不算，還捲括了我的銀子！」尙維見他動了火，恐防有礙他的安康，遂止道：「這事都過去了，何苦再提呢！」老爹緊握着褐黃透亮的煙槍，恨了一聲，罵道：「這賤貨焉得好死！」尙維慙懣的爲他補上煙膏；這時候鼓報四更，望出戶外，透過圓通雕花的翠華花窗，見到屋後一條迤邐江帶，波濤如湧，沖混着娟娟月色，第一聲雞鳴傳上屋內；煙榻上的老爹已擁被高臥；尙維靠在油滑的檀木高腰的坐椅上，頭歪垂一邊，脣角上一記液汁，竟自瞋了。

可是，天將大白，尙維老爹都被樓前的喧雜聲衝醒了。消息由一個丫頭傳來，請姑爺趕快到西廂，大小姐恐怕不好了！尙維老爹二人大驚，由下人扶着老爹，一蹣一蹣的，各人趕到了西廂門外，聞到一陣刺鼻的檀香氣味；原來竟是姑婆在繡閣內，四處支掛了杏玄的黃旗，當中設一祭壇，煙火渺渺，罩得人睜不開眼；尙維急不及待的蹣上前，向姑婆問個究竟，姑婆一心在唸咒，用手指向牙床上的可麗，才

對尙維說：「小姐兒過了危關，休息幾日即無事了；小娃兒命蹇，是一顆南極斗星，犯了陽間正氣，被召爲善才童子，往西方極樂去了！」尙維聽罷，不覺嚇得滿臉熱汗；老爹剛踏入門檻，聽聞此語，一時情急，哇一聲，暈厥去了；尙維這才鎮靜下來，使人請來郎中，並使姑婆出了門，然後把可麗昇來東廂靜養，由金燕日夜伺候。足足三日時光，可麗才漸趨甦醒；一聞兒子天逝的訊息，竟告暈厥幾次。尙維老爹各人一旁撫慰，才逐漸醒過來；一星期之後才可下床走動。

譚家經此不幸，老爹的心情悵鬱，不覺染了重疾，經過砌脈問方，也不知請了幾位郎中，其中有個對可麗說：「令尊翁虛弱神疲，悵鬱塞氣，五官七竅，已無通鐸之能；能生者，可以適過秋深葉落；倘不幸，則旬日內必料理後事。」可麗金燕姐妹聞言，不禁嗚哇痛哭，足有半個時辰不休，各人爲之心酸不已。那郎中復言道：「生死富貴，乃屬天機；人壽夭長，乃屬前緣。你們也不用傷悲了，克盡人事吧！」說完辭了譚家。可麗一時傷悲下來，足有半日時光方得清醒。走向老爹身旁伺奉，老爹枕在鵝黃的萬字繡枕上，伸出顫抖的手，眼光呆滯，指向可麗金燕說：「我去後，妳姐妹二人要廝守一氣，把譚家的基業支撐下去，我死也瞑目，——」話猶未完，可麗金燕爆出哭聲，在旁的年龍及小厮丫頭頻頻拭淚。老爹復說：「可麗此後掌持家計，要嚴守譚家歷代家風，休得因循苟且，敗壞門楣；尙維賢婿今在東城，日後回里裏扶可麗，不可有見外之心！——」可麗各人一頭拭淚，一頭領首答應。老爹把頭重重的伏在枕上，然後翻了一氣：「我活了一把年紀，眼看你等成人，心願足矣；此後天上陽間，人鬼殊途，我看不得你們了，你等謹慎爲之——」說到此，已見呼吸困難，各人不免亂成一團，燒水的燒水，打茶的打茶，如是鬧了半刻鐘，老爹喉膈上嘶響，一陣暈眩，噴了一口唾沫，連連咳嗽，已到油盡燈枯的時候了。各人哭得沒了主張，只聽見老爹一手抓住可麗的臂膀，嘴角掀起一重笑意，旋之歸復平靜，竟自去了。可麗各人哭得震天價響，一頭使人料理勝事，一頭發報尙維，一家子圍在靈堂上，白衣縞素，一重淒涼的景象，然後發引還山；那天袁可川也來了，他秉行姪輩的禮儀，在右邊的臂膀上掛了黑紗。可麗在靈堂的燭影下，襯着靈柩前的一雙金童玉女，反映出來的火光，照見了二人的眼睛，彼此流淚一虔，暗蘊了未了的情懷；可麗見再川看她看得入神，恐怕物議，連忙借故走向親朋處，各人手板分了一瓣月季，臨到了再川，二人抬眼相視，彼此盈尺，幾乎聽聞對方的呼吸，再川眼眶發潮，低聲說：「死者已矣，生者猶追；妳還有未完的幸福，切勿徒傷了自己的身子！」可麗在這時候，也許是她一生中最脆弱的時刻，聽着再川一若數年前的關懷自己，一時悲的喜的酸的甜的湧上心頭。太多的感觸，使一個人

往往頃刻間經受不了的，故此雙手抿了嘴，把哭出來的聲嘶了回去，擰了頭，走回後廂去了。

這一切在旁的尙維都看在眼里，可是他能够怎麼樣呢！有時候一個人看似幸福，實則不然；有時候不幸的人，遠似他如此的人更要幸福！他站在靈柩畔，想得入神，再川走近他的身邊，近乎憐憫的向他打了揖，尙維也慌忙回了禮，二人對視了瞬刻，誰也不願擊碎岑寂，還是再川在靈柩上點了一根白燭，轉瞬燭淚漣漣，火一般燙的臘油，滴在靈柩上，馬上凝成一記一記的斑點，像雪花一樣的撒滿大地；二人呆呆的靜立了一刻，再川撩起馬褂，蹬着烏錐的綿鞋向外走了。尙維以目光把他送出門外。門檻外早有一輛馬車開了門斗，待再川鑽入車榻之後，回轉頭來，見譚家樓頭窗櫺緩緩推開，竟是可麗一身淨黑的孝服，方圓的臉上，貼着串串的淚珠；她看了再川一眼，即不忍情的把窗扉掩上；樓下麻黑的靈堂內，尙維一身著黑，像浮在黯黑裡不能自拔，只有一張臉孔是灼白的，顯然血色都倒退了次，全神地向再川處望來；夫妻二人，一樓一底齊向再川投瞥眼光，在外頭陽光下的再川，一時未看清二人的神姿，馬夫呼嚕一聲，身子向前一傾一盪，景物已隨之移動，很快已向大街走去；只見一層驚悸的煙灰，湧漲了半天，把再川的視線都遮蔽了，只好任由馬車向前奔，車子走落到了郊外的袁家，已是殘陽如血了。

譚家喪事做完七七四十九日大醮，已是秋涼風高的日子了。尙維見城中事耽擱日久，自己在譚家已完盡孝思，就辭了可麗還回城去。臨別說秋後回里，從此歸隱家園，在西城好好陪伴可麗，可麗都一口應承下來。如此纏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尙維即買舟東返了。

這裡兩下一西東，冉冉時光，不覺匝月有餘。可麗原打理店莊的糧伙生意，和再川二人因業務來往，不覺日漸一日的熱切起來。西城中原有一千閒賦無聊的遊民，不免人前人後有種種流言，說譚家大姐不安閨閣，有驚外之心等等。這閒言閒語譚家上下都聽聞了，只是可麗婚後雖有幾分純性，惟是刁蠻潑辣的性情畢竟猶在，故盡管外頭物議沸騰，譚家門上人等，絕不敢把這等調言帶進屋子來，故譚家內外，簡直形成兩個世界；一頭喧囂繁鬧，一頭紋風不動。最後，還是金燕捺不住，把可麗拖在一邊，囁嚅的說：「姐姐，有些話我不知應不應講——」可麗何期靈俐，長即接口說：「是外頭人傳說我不安閨閣是不是！」金燕驚道：「姐姐都聽到了！」可麗一頭把針簪放下，一頭撩撥窗櫺上的鸚鵡，竟說：「嫁過去的女子就不可以有情人麼？這豈不可笑！」金燕見可麗說得太過，急道：「倘若這事傳到姐夫耳裏去，這事如何得了；況且爹臨終囑咐——」可麗打斷她，道：「妹妹還不更事，不知道感情的虛渺，我原想今生與袁家完了，不想天作孽的，又讓我們碰上了！——」說着，雙手推托着金燕的肩膊，續說：

「姐姐這日子來多苦妳可知？」金燕被她推擠，身子靠在窗柱上，一陣嚴涼攻上心肺。可麗緩緩放開手，頹然的靠在繡榻上，一手撫弄床緣的扣環，上頭的紡帳被得克察價響。可麗才平靜的說：「我不知緣何愛上尙維；也不知我們愛了一場，彼此付出了什麼，得到了什麼！也許吃虧的是尙維，啊，不！應該是我，我爲他養了孩子，又斷送了孩子，我已經償還他了，我還欠他什麼！」兀地站立起來，把箱籠打開，擺出當日結婚拜堂的鳳冠霞佩，金針繡服一拼的摔在地上，口中罵道：「我要什麼人，不要什麼人，誰管的住呢！我就偏愛袁再川，愛袁再川！愛袁再川！」她一迭聲的叫喊，幾乎失態的手舞足蹈，震動了樓內樓外，一家人等摒息着氣，側着耳朵聽樓上的動靜。此時，傳來的竟是可麗的哭聲，各人豎盡耳朵也聽不清楚，只知金燕在說寬慰的話，可麗只是醒鼻哭，沒有再說一句話。

如此下來，可麗與再川二人來往，已不是秘密的事了。可麗一反常態的，把全副感情傾注在再川身上；再川說：「只恨當年妳峻拒我，才致有今日的鬱結；下來如何對尙維呢，不能傷他太過！」可麗說：「我與他施予受予，兩方面都沒有過損，他應該很滿意的！」再川皺眉道：「我何竟奪人妻子來了，下去真不知如何對鄉親父老！」可麗一手搭在他的寬肩上，兩眼一串流波，對再川說道：「再川，我只求你一句話，你是否永遠伴隨我？」再川領首，半笑的說：「我不慣說我愛妳，那不是我們說的，只說永遠伴着妳！」可麗眼眶內噙了淚，緩緩才說：「讓我們到別的所在去，天涯海角都去，就是離開這裏，到容得我們的地方，男耕女織布，過平穩日子！」再川說：「想的真美！」可麗道：「能的！只要我們有決心，能的！」再川舒了口氣說：「都依妳說吧！」可麗喜道：「我早就讓他們知道，誰管住我要誰，不要誰！」再川說：「真是一個倔强的女子！」

這裡說着，不覺旬月下來，尙維東城的各事了結，就先行發了電報，自己就漏夜起航，於多雪淋漓中返抵西城。一路上寒濕的氣候，凍得人麻僵了，連思想都幾乎凍結起來；原來在返往東城之前，可麗給他一封信，信上的措辭閃爍，不知內裡乾坤；可麗說：秋初定要逕返一次，遲候恐妨有誤；世事無端，焉能度以常理呢！只怕歸人有日，後會無期！——這信寄抵東城，尙維在寫字間迷惘了一日，不知可麗信上暗示的什麼！也許聞閨女兒，不免傷春感喟吧！看來又不是，不免苦思終日，頗然有慄慄的感覺，他想起了袁再川，袁再川的眼神是他不能忘懷的；一個男人恐懼另一個男人，其中意味決不是外人體會的！於是，他急不及待的提前轉返西城，在微雪霽霽中，自己一人提着皮篋，在左轉右折的歸途上，於燈色朦朧中，到達了譚家；此時入冬，俗例送門神的典禮甫過，譚家因掛孝，門簷上吊着一副白底藍

字的大燈籠，在寒風飄漾中浮動；只有兩扇門扉，環扣上繫了二根猩紅的布帛，原是送門神的一點寓意。兩幅莊嚴面目的門神，一幅已被掀破了角隅，一幅因煙火陶熏，已暗淡而不辨。尙維在雪袍裡透出清癯的臉孔，輕輕吹了口氣，氣氤氳縹緲，一直盤旋在上空，至微薄罩上雪霜的屋椽處而盡散；許是心理作祟，或出於預感，他輕輕扣響譚家的大門；聲音太細了，屋內一片清閑，杳無人聲；他稍用力再敲，冬地震破了冬晨的昏暗，良久才聽到踏雪的步聲，繼而嘎啞一聲，門葉裂開了一縫，裡面突出了一人的眼睛，因惶怍而眼皮欲睜不開的，吐了一口寒氣，才說：「找誰來的！」尙維看清了，原來是門上的小廝，就說：「是我回來了！」小廝才怔忡一醒，連說：「是姑舅麼？我就開門！」然後搬動了木門，敞開了大門；這時，小廝一手提着燈籠，上頭的煙氣兜的尙維鼻腔發癢，本然的措事一下鼻孔，把皮篋交由小廝去了。自己放下手套，脫下雪帽，縮着脖子逕向西廂走去。其時破曉，天邊已吐出丹紅光霞，照在庭階上人的影子如竿般細長；鷄棚裏的公鷄早試啼了，可是除了幾個廚下推磨燒水的小廝外，譚家沉浸在一片岑寂中；就是幾個早起的小廝丫頭，見了尙維，也不期的惶惑起來，還沒有請安就急遽地蹣跚跑了；尙維心裏乞禱，也不明究竟，直衝着西廂的門上走；可是花簾深垂，門上的鎖刮沒有扣上，他推開門葉，一聲清杳的吱嘎，房裡無人；床上的被褥鋪設的整潔，根本沒有人在此睡用過的；床幾上一件琉璃罩，上頭點了一支紅燭，如淚的臘河，堆成一串的紅珠，顆顆一式大小的聯成一氣，景象甚是愴涼！尙維一時兀突，把雪袍放下了，正走出房櫺外，迎頭碰着了金燕，金燕見了他，神色慌張，幾乎把手上的搥水盤也倒翻了，尙維抓住她問：「妳姐姐一清早，往哪裡去了？」金燕一時無措，也不知如何說起，只是囁囁嚅嚅的，兩手打顫。尙維一時惶急，竟粗氣的問：「我問妳姐姐哪兒去了妳啞叭了麼！」金燕嚇得臉無血色，連忙攢下水盤，轉身就往東廂裡走；這時天上撲來一重雪屑，撒的尙維一身都是，但他竟無知覺，只是呆呆的站在迴廊上，那裡外面是一座園圃，當中有一石山，盤雕着各色的鳥獸，牠們在雪花掩映下，已變得面目全非，簡直已成另一生靈，完全認不出本來面目——尙維當下也聯想到自己的命運，自己實在不應當回來，回來原來的世界，竟然變成自己都認不得了；他跟這家屋子的人愈離愈遠，愈遠至縈不可認，自己已變成一個陌生的人，自己對自己對妻子均屬於陌生的人！——他頹然的挪步向東廂轉去，一步一沉重，伸出麻痺的手，撩起花簾，自己在雕花雲石的坐榻上呆坐一陣；他感到自己應該有個抉擇；他完整的自我，或者一個只得妻子半截愛的幸男子！他要回復自尊，要乾脆把不屬於他的愛還給再川！於是，他驕地立起身來，把先前的雪袍雪帽重新覆上，臨走出房門，引頸把

罩內的紅燭吹滅了。霎時間一室清暗，只剩燭蕊的火頭，冉冉地吐出一叢白煙；他稍頓了頓，踏着輕快的步子往外走；這時天上的日光已斜入天堂，他昂首望了望晴空，只見雪花映着太陽，輕飄飄的，一個勁的迴旋，構成了壯麗的景象；他躊躇走落廳堂，上頭懸掛着譚老爹的遺像，旁首有一晚聯，上書「音容宛在」。他略作瞻仰，緩步走近銅爐旁，用發抖的手奉了一炷香。譚老爹一若生前炯炯的眼看俯視下界，但是他在天之靈，已無法挽救這節俗世情緣！

在雞鳴頻傳中，尙維提着皮篋，走落庭階，踏過雪地，往大門走去。這時門廊外閃出金燕的軀影，她幼小的身材在黑色的門葉襯照下，顯得淒淒可憐。她環握雙手，兩支孖瓣簪然跳動，兩下頰骨一抽一搐，眼淚早已灑滿鼻樑，只聽到她說，聲音幾乎聽不到的：「姐夫，你走了！」尙維眼眶裡早已漫了一重淚花，連看人都顯得模糊了；他不說話，只是微微的頷首，並伸手撫摸了她的頭髮。金燕一時難仰，噴出哭聲說：「是姐姐對不起你——」尙維抬眼看她，阻止她說下去，遂說：「這些事不是妳能明白的，也許錯的反是我，我沒有權利阻止她喜歡誰！」金燕吞聲說道：「可是你是她的丈夫！」尙維搖了搖頭，自嘲的說：「名份有何用呢，世間幾許事都因名份拖累了——」說到此，往後退了一步，續說：「我只聽我一句話，不要怪妳姐姐，也不要怪——」他稍為遲疑，略帶酸楚的說：「袁先生！」金燕到此已是梨花帶雨，滿腮淚紋。尙維也套好了雪袍，頓子筒在圓領裡，門廊外竟走出一人來，是堂兄年龍，他用低微的聲音說：「我送你一程。」尙維微微一愕，由他提着皮篋，二人一躍一蹙的踏着雪絮，迎着寒風，在太陽的金芒中逐漸消失了；譚家的大門，一副藍白燈籠在風勢中擺動；金燕掩着羈腰，直哭不休。

就在尙維東返之後，就動手籌備往外變更環境去了；他要離開這一花一木都使他傷情的地方；父母知他情變受苦，也不阻攔。就在他動身的前一天，他收到了可麗的一封信，字態端莊，只寥寥寫了一句：「不要怪我。可麗。並且附上他的定婚婉篋，那是當日他幾經揀擇，幾經忐忑不安手套上可麗手腕金珠玉環，如今天道好，竟物歸原主了！世事竟如此無常，難道人生中原沒有幾樣東西，可以把持如恆而永不消失麼？他想了半宵不得究竟，天明時起床，順手把可麗付還的金珠玉環與及她送予的襟針，一併的握在手心，推開窗戶，使力向外一擲，竟投在屋後的平湖上；那是一個晴明的早晨，陽光妖嬈，一對倦遊的白鷺被一擲而驚，竟爭相向草蘆中走避去了。

（七七年一月）

張
瑞
星

重樓明鏡的冷寂

『重樓飛雪』，散文集，方娥真著。臺北：
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出版，一九七七年五月
，二二一頁，新臺幣四〇元。

方娥真在她的散文裏，「那些情懷就這樣行吟了出來。」那些情懷，頗似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烏衣巷』一詩的迴響調。從「朱雀橋邊野草花」與「烏衣巷口夕陽斜」裏映出「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孤寂。樓層漸高，雪飛愈亮，而孤寂似寒月更清。她的孤寂來自時空的遷幻、人事的變更，但始終保留着赤子之心。起初是「我覺得自己像歌聲……：沒有憂慮。世界真有情，都是快樂的痕跡。」她是愛上層樓的少女，歌着「爲甚麼不帶我去流浪呢！」到了真箇天涯江湖，隔絕了熟悉的音容以後，驀然回首轉身，「所有的憧憬都沒落了，餘下兩袖清風，空對明月而無琴聲。」她唯有在尋常生活裏建立她的情趣的唯美世界。方娥真的散文便如是一篇篇風花雪月流雲山水地潺潺流出來，雪花片片般簫簫飄落，美

麗淪寒而閃閃生光。

唯美並不一定等於蘇東坡的詩句「不食人間烟火食」，方娥真祇是在拒絕她世界裏的庸俗，她的人間烟火味依然在輕吟淡寫的生活素描間流露出來，如『遷徙』、『隔山』等，不避生活裏的喜嘖哀怨，懷念與歌吟，信念是真誠的。

『重樓飛雪』中的筆觸分外冷靜沉寂，一如明鏡，雪亮的冷寥，頗有明悟清代詞人納蘭性德的「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不「悔多情」的意味。如她的詩般，方娥真的散文字裏行間，頗多古典詩詞的羽裳，在婉約明朗之間，古典的影子似花開花謝地流轉，把它轉流在現代的時光裏。

早期的寥漭的散文是傷感的浪漫，滿池吹縹的春水，盡是幽幽怨怨的華年。而『重樓飛雪』中的流光，已不復歌吟那關情緒調了。方娥真是個能够自我超越的作者。一如她的詩，她的詩作早期有頗濃的鄭愁予，近年漸已能行吟自己了。而她的詩與散文的筆力，是等量齊觀的。

這本散文集並不純粹是抒情的創作散文，四十三篇作品中，『含羞草』應是屬於小說部類，而『那一明一滅的燈光』則為論述文字，分析溫瑞安的诗作。前者到了結束時，方娥真如是寫道：

她與許志雲之間，已然是銀幕上最後所放映出來的白了。那些發生的事，如果重新發生，她可能會在公共場合裏落那莫名的淚光嗎？

便十分張愛玲。張愛玲的冷眼她也是有的，祇是沒那麼荒涼冷漠，孤寂而不悲蒼，洞明一切而不滄海桑田。

風訊

■牧羚奴將於明年一月在大溪地開畫展，他忙於籌備，仍然抽出時間為本期設計封面，增添光采。牧羚奴也應允為改革的三月號蕉風設計封面，無疑是給我們的第一支興奮劑。於是我們便殷切等待牧羚奴在參禪之餘，重返人間寫詩寫文章。

■賴山舫於臺北寄回來的「文評的局限」，是一篇絕妙好文，值得向讀者推荐。作者已答應給蕉風寫個專欄。每期一篇「致××書」的書信體文字，談文學、語言及其他。本文是第一篇。賴山舫書簡的行文隨筆，十分令人想起劉紹銘的「馬料水書簡」、「牛車水書簡」等，讀來不亦快哉。另外，原有何榮良的「輕訴集」，因作者課務繁忙而告中止。

■美國文學是當代英文文學的主流。對我們來說，研究美國文學，擴大自己的視野，是有必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用 Gilford「美國文學：一個比較文學的觀點」中的話：「即使祇是蜻蜓點水地介紹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等人，也會使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優缺點顯露無遺，並且為小說形式提示了許多新的可能性。」

■「美國文學——」一文中復提到：「在我們的時代，翻譯真是盛況空前；世上最好的文學作品，或者最容易吸收同化的作品，通過翻譯很快就在許多語文中文流傳開來，……開始逐漸影響本來的血液了。」在本地，翻譯的風氣並不盛濃，以前蕉風的譯稿大部份來自星洲，希望這兒對翻譯有興趣的作者在這方面多下功夫。馬華現代文學要做到兼容並蓄，不能不借助於翻譯作品的影響。

■本期的詩作者，除了張廔因與樓雨安外，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南子、西河洲、周望樺是星洲作者。沙禽與張廔因是吉隆坡「人間詩社」的健將。張廔因即是曾為蕉風設計封面的畫家張黛，筆名甚多；他已有二十年的詩齡，為星馬現代文學的前行者之一。樓雨安則是本地新秀，還有些許別人的投影。

■黃潤岳校長「活到老、學到老」也寫現代詩了，可賀可敬。他在學報月刊九二一期閒情瑣記中提到現代詩，說：「我不是惡性補習，而是像吃苦藥一般的臥薪嘗膽。這比『紅樓夢』中的香菱學詩，還不知難多少倍。我的學現代詩是要勉強自己去讀那些無法懂的大作。有時真好像看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圖形，毫無意義的符號。於是我又去找到許多論現代詩的文章，強迫自己去閱讀，並作深入的瞭解。……現在當我翻看一首現代詩，在我眼前，至少已是一首詩了。」

■十月十六日，三十位愛護蕉風的馬新作者共聚於新加坡希爾頓大酒店的印度尼西亞廳，舉行了一個「非正式座談會」。出席者有：林北、周望樺、流川、寒川、文愷、孟仲季、葵葵、君盈綠（陳君）、蓉子、謝克、謝冰凝、淡瑩、周榮、姚拓、孟毅、楊松年、王潤華、白堊、南子、謝清、沈璧浩、家毅、波浪、寧舟、尤今、趙令茂、賀蘭寧以及悄凌。

■我們稱這個聚會為「非正式座談會」，是因為大家原本只為了久不見面，相約聚聚，沒想所談的却是蕉風。各作者本着滿腔熱誠，希望蕉風能有更充實的內容、更多的讀者、更多的作者、更高的稿費。這些，我們期待已久，一向來也往這個目標推進。蕉風出版至今已二十多年，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力壯的小

伙子，應該煥散着無比的生氣和輕靈，希望改革後的蕉風，也具有這個特質。

■我們將這個「非正式座談會」的幾位作者的意見節錄如下：

孟毅：「今天這個會主要是召集文友，這是一件文壇盛事。就說是三幾年前吧，如果要將文壇上不同派系的文友聚在一起談話，是不容易的。……我高興的是這一兩年來，經過一些文學團體和開明之士的提倡，一般人的想法已開始轉變。日後馬新聞讀華文文藝的讀者，不知會增加或減少，寫作人之間若不肯合作，那前途不是更渺茫嗎？」

這是大家高興見到的好現象。多開幾扇窗戶，還怕空氣不新鮮嗎？

星加坡文藝主編楊松年博士則認為：「希望能多提倡文學批評。在本地，固然有好的評論，但互相稱讚的批評也不少。」

「星加坡文藝」便是在「(一)希望辦一份大型文藝雜誌。(二)能容納各家各派的作品。(三)提倡嚴肅的文學批評。」這種殷盼之下出版的。王潤華博士與謝克，也是該刊的編輯人。

王潤華說：「這幾年來，我積極支持蕉風，不論是打開銷路、寫稿等都盡力幫忙。我翻譯了比較文學的文章，因為與我的一門課有關係。南大的銷路突然增加了幾十份，讀者大大增加了，我自己也是長期訂戶。」

如果大多數讀者作者向王潤華看齊，則蕉風在前往理想目標的路途上，便會少些荆棘，腳步也會輕快起來了。

■蕉風訂於明年三月為改革號。內容盡量做到充實，封面彩印，頁數增加至一百二十頁，稿費每千字八元。以上都是好消息；壞消息則是售價也對比的增至每本一元。世上永遠沒有不用付出代價便可得到的東西。我們祇願讀者認為值得一買，並且以一腔熱情熱誠支持蕉風，我們做不到的希望大家幫忙，或者告訴我們那一些已做到。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146196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8 期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